



雷溪外傳



雷溪外傳卷五

宋

重刊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隱逸部上

茅屋老人

靈巖山人

八大山人

高士列傳

文高士

倪高士

宋高士

萬履菴

孫先生

潘問奇

盲蟲先生

處士列傳

潘處士

安樓先生

陸吳州

程一林

山東隱逸列傳

鄒聞望

笑蒼老子

白雲山人

寒鐵居士

瀨江二老傳

垢區道人

吳野人

陳春臺

謝隱士

王古休

留溪外傳卷五

隱逸部上

江陰 陳鼎定九稿

茅屋老人傳

茅屋老人胡長庚字星卿江寧人東川侯瀚之後也海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拜侯子觀尚南康長公主賜第京師成祖舉兵靖難下南都建文遜去觀不肯降仰藥死因失侯降世襲指揮使長庚幼有大志不屑就世職崇禎朝以蔭讓其弟已則事帖括為名諸生明亡長庚盡棄家財結廬

南康公主墓旁、白衣冠終身不入城市、當事慕其高造、廬  
屢請見皆避去、不屑就也、晚年自號茅屋老人、貧無寸土  
善堪與取資以自給而已、有子數人皆能承父志以高自  
尚不肯率就於時、老人卒年七十餘、門人私謚曰貞讓、同  
里常延齡者字蒼谷、開平王之裔、懷遠侯之孫、世爵也、少  
孤事母至孝、性廉介不苟取、與明亡卽棄職奉母、遁居上  
元之塾湖山中、畊鑿自食、足跡未嘗一入市、當事累招之  
不出、卒以麻衣葛巾終老云、

外史氏曰、星卿蒼谷皆先朝勲舊之裔、國亡志不入城、老  
死丘壑、真義士哉、嗚呼、有明之亾也、大官大祿、屈膝叩頭  
以降者衆矣、乃兩先生竟操志如此、可謂雄矣、

靈巖山人傳

靈巖山人徐枋字昭法號俟齋吳縣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父沂字九一號勿菴戊辰進士歷官少詹清望素著明亡卽投震澤中死枋痛父絕粒者七日家人力勸得不死於是終身不薙髮白衣冠隱居靈巖山中足跡不出者五十餘年而死枋博學通詩古文辭工書法善畫閉戶獨處一切時人皆屏絕不與見惟緇衣黃冠或得通每遇莊烈忌及父死之日必痛哭三晝夜方休當事屢造廬就教非

閉戶不納卽踰垣避去餽遺雖窮餓甚不受也撫軍湯潛  
菴斌知其賢兩詣山中皆不得見乃嗟嘆而反其子不肖  
所行大不道枋卽閉置一室絕其食死姑蘇人慕其書畫  
文章厚遺求之枋揮去勿顧以是人多怨望造非語播揚  
冀損其名然其清風高節終不可得而末滅也卒年七十  
餘

外史氏曰甚矣吳人之浮薄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三吳得著名於天下豈直以繁華富庶棧  
良以代有賢人君子爲山川發越精神耳乃一昭法高卧  
山中五十餘年維持名教爲吳人光多矣何乃挾一己私  
造無影辭毀之非之必欲使其不齒於人而後快此何心  
哉豈其必欲舉吳門皆倡優賤隸而始榮耶雖然吳門賢  
士大夫固未嘗不嘖嘖昭法也

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輩之口何  
足爲重輕乎

新安心齋張潮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  
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  
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  
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當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  
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詆諧喜  
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  
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亾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

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領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  
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  
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  
笑已忽踉跄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  
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  
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  
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  
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  
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  
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  
墨汁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  
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  
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  
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  
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

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嘉慶九年甲子六月廿二日  
一初在江寧署中  
錄記

高士列傳

張大有名印頂江陰人也幼明辨博學工詩善鼓琴又工擊劍然不挾劍每酒酣興發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如梨花亂落紫電交馳令人目眩天性忠義甲申傳聞李賊弑帝一慟卽成顛疾常號泣狂走于市或裸體悲歌於道人多惡之乃移家定山雲停里自署其門曰山定人隨定雲停我亦停每鷄鳴而起詣山谷痛哭大呼崇禎皇帝者再日出乃反如是二十餘年卒里人皆呼曰張顛同邑有

陳景者字樂山號顛夫性豪俠倜儻不羈崇禎末中原流  
寇猖獗顛夫憤之盡變家產渡江募壯士五百人起義與  
河南巡按朱明合軍大破賊於柳園生擒賊首八斗糟斬  
之既而朱明讒去援師不繼且食盡遂散壯士歸乃漆八  
斗糟頭顛爲酒器大會親朋酒至客前必令大罵逆賊者  
三然後盡豪飲七晝夜而遁不知所往鄒元檄者字文江  
無錫人也明季顧高諸君子倡學東林鄒氏悉從之遊而  
元檄垂髫卽得家學然性慷慨以義俠自尚每見不平則  
拔刀相助父老怪其偏常誡以中庸之道未能也崇禎中  
以己卯恩貢公車至都卽抗疏論宰輔奪情起服雖未見  
丙然時論避之甲申聞京師之變卽棄室而逃初不知去  
向後三十年人見其在東甌冷溪結茅五雲峰下從之隱  
者若而人皆縛草爲廬插竹爲戶元檄日與諸隱者狂吟  
酣飲不問身世雖釜餽生塵而歌詠不輟久之有富兒突  
構瓦屋數楹于左乃大怒謂其徒曰吾輩可與此等俗人  
居者耶遂相與挈妻子入深山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甚哉君恩不可負也張陳鄒皆布衣士耳一則  
大慟成顛一則毀家起義一則棄室遠遁豈因爵祿動其  
心哉良由踐土之德不收忘耳嗚呼世之膺一命者視  
三布衣其勉旃

文高士傳

文高士名可紀字太美號劬思江西豐城人也幼端方言  
行不苟旣長博學能文弱冠補邑弟子員學使者閱其文  
大加稱賞曰子非池中物也不日當飛去矣會秋試果舉  
鄉薦數赴春官俱中副車乃就選得浙江天台令一琴一  
鶴蕭然之任朞月四境大治民皆頌之越明年國亡卽掛  
冠歸閉戶不出惟日以琴書自樂不通一客當事屢薦之  
不出有勸之雜髮出仕者可紀曰嗟乎吾祖文山公百折

晉溪先生傳 卷五  
不回卒以死効宋室吾世受亡國恩自當國亡與亡奈何  
覩顏偷生辱吾祖多矣而敢復貪榮顯以重辱吾祖耶卒  
不出竟故衣冠而終老未嘗一越戶焉卒年七十餘從姪  
振祚字孝先者諸生也與同志國亡亦棄巾衫老死一室  
卒年亦七十餘

外史氏曰甲申李賊陷京師文武諸臣迎降恐後賊皆官  
之而諸臣以爲榮居然誇耀于妻子曰賊愛我將授我以  
大官吾當博封蔭於爾輩矣當其時若兩高士抗志不出  
者亦空谷之足音也嗟乎

高士則未嘗一越戶從姪則老死一室皆是信國家法  
文中叙文山一段更佳

新安心齋張潮

文中徐文山一則更詳

燕安公齋集

高士限未嘗一缺可致限未取一室皆長計國奉教

高士限未嘗一缺可致限未取一室皆長計國奉教

### 倪高士傳

倪高士允中字端甫號執菴青浦人也生而穎異數歲即通經書大義父少槐母夏氏絕愛幸之既長有膂力能兩手各握五百觔物行數百步不衰虬髯虎項里中惡少見而畏之喜則放聲高歌韻出金石性孝棄書服賈累致千金奉父母極其甘脆妻郁有淑德能承夫志事舅姑能盡道允中任俠愛結納海內豪俊士與應天蔡長善長亦多力精武藝以是兩人稱莫逆甲申北都陷允中忿之欲以

身殉國家難盡散家財與長謀起義師討流賊報社稷大  
讐旣而我

朝滅闖逆定中原乃止歲乙酉王師旣平江南下蘇州圍  
松江鎮帥黃蜚招允中及長率壯士數百人入城固守凡  
四閱月城不下副將某數說蜚降不聽遂叛蜚開城內我  
兵允中與長督所部巷戰凡七日夜殺傷過半力不支乃  
引敗殘士數人突圍出東門長遂下海招允中往允中歎  
曰吾力竭矣天意欲亾明也安能復違天而強與之爭哉  
且吾有二老在未敢遽以身殉國也遂不行隱居浦之斜  
涇幅巾方袍教授生徒而老卒年六十有九長竟蹈海死  
外史氏曰前朝之亾也往往匹夫起而與天爭乃至破家  
殺身而罔惜若允中輩皆閭巷一介耳奮不量力而欲申  
君臣之義於天命旣去之時何哉蓋前朝以忠義教天下  
而天下相率以忠義報之也



昔國之難於天命殆去之却何待蓋前傳以忠義獲天不  
遂良而國訃苦於中輩皆聞巷一介耳奮不量也而為申  
快史也曰前傳之凶也於此也夫賦而與天年改至於  
空辭中丈蘇楚對坐於而卒年六十有六其質純誠其  
且喜有二三未始數以良飯圖也數不許對每謂文徐

宋高士傳

宋高士呂者字世臣鹽城人徵士射陵曹同祖兄也天性  
至孝事二親能盡道父卒終身哀慕每食父所嗜必垂涕  
嗚咽不忍遽下箸博學能文章尤以氣節自許甲申流寇  
陷京師呂撫膺大慟不食者累日自此遂絕意當世以甲  
子編年籜冠野服甘老貧賤或憐其才諷之曰吾邑後進  
者多矣以先生之才取功名顯當世如反手耳曷為自苦  
乃爾耶呂聞之大怒被髮佯狂夜握兩石噪其門其人懼

伏牀下不敢動大吏某豺虎也郡人多其威而祠之呂怒  
白衣冠登其堂指像大唾而罵時守祠人數輩皆失色垂  
刃而睨莫知所爲呂張拱翔步從容而出嘗屏人獨居中  
夜徬徨仰視蒼蒼悽然泣下鼾睡時又嘗躍然坐枕上呼  
先皇帝長號數聲臨卒語其子永貽曰國變以來吾鹽布  
衣之徒如司孫厲李捐軀者不乏而吾獨覲顏苟活徒以  
祖父生吾一人吾未得汝故耳今汝幸成立差能讀書而  
或于進求名希尺寸之利辱我多矣言迄而歿門人私謚  
曰貞孝

外史氏曰吾聞之淮人云先生衣冠磊落神采異人昂然  
行道上貴人引車避唯恐不及不則拱揖道左先生抗手  
而已高風亮節震駭一時嗚呼亦偉人哉

高風亮節

上貴人

曰

萬履菴傳

萬泰字履菴越東四明人幼穎悟絕倫凡書寫目輒成誦  
 垂髫以文名鄉士大夫皆矜詡之舉諸生以端方稱性孝  
 友內外無間言崇禎丙子舉孝廉鼎革後即棄舉子閉戶  
 求天人之學嘗終日危坐靜思聖賢克己復禮工夫卒悟  
 心性本原故其詩文多出自性情不事雕琢無斧鑿痕不  
 蹈浮華絕烟火氣讀之者蕭蕭然兩腋間若有清風來吳  
 越學人一時翕然多宗之然尚氣節任俠無腐頭巾氣與

人以誠雖田夫牧豎必推心置腹里巷有犯者多勿校及  
一旦有急已忘其懟卽殫力拯其危傾囊周其困性雖耿  
介然接人甚和與之處油油然如坐春風中卽最儂瑣之  
夫一望見其顏色鄙吝頓消傲僻全捐矣浙西戴思望懷  
古前朝諸生工詩畫善詼諧浪笑傲談吐縱橫滑稽之  
流也國變後卽不語貿貿然奔走道路若有所失問之者  
惟張目搖頭以手作勢而已人皆目爲喑啞及見泰則豪  
笑高談娓娓不倦或與酣便狂呼大叫一座皆驚及他客  
問又默然無錫葉大凝秀才素以節義自許崇禎崩卽棄  
家野服築居水中央自署其門曰有天不戴迹方外無地  
堪依住水中矢志不越戶限凡相識皆謝絕不與通惟同  
邑薛堆山馬大臨強恂如三進士及嚴培之高抑今樂莘  
湯季馨黃元藻繆徵陽唐郁如七諸生乃得往來其廬餘  
不可得也聞泰來遊梁溪乃駕小艇迎諸水滸共載而歸  
歌詠十餘日而去復棹送十餘里始反雲間吳騏字日千  
忠義士也思宗崩卽不食粟日吞菴黃飲凉水或嚼栢子

齒松葉療饑周雅廉末時夏食生蝸牛冬飯赤石脂二人  
皆久絕烟火他日同遊台雁過訪泰泰款之飯二人歎曰  
吾輩數年來志不食人間食今為先生姑進一餐盡飽而  
反其動人敬愛如此卒年六十少當志久歸山未期  
外史氏曰先生以道義文章動一時學者靡然嚮往至挹  
其高風無不泮然消滌滓穢若戴思望葉大疑吳日于周  
永時者流意氣激於內而顛僻作於外固已痼不可醫矣  
乃一見先生卽霍然自起而膏肓之病頓愈嗚呼道義之  
感人何其速也哉

徐先生者忘其名江右人也幼讀異通經史及長重厚  
然有賢者風里人各敬愛之惟易有大費易易於豫章偶  
合其里識而異之歲餘為子弟講學數年多所成就後曾

外史氏曰先生以道義文章動一時學者靡然嚮往至其  
其為風無不泐然消滌深積者戴思望葉大疑吳日干周  
永時者流意氣激於內而顛僻作於外固止癩不可醫矣  
恐人以其憂也若公自起而膏肓之病頓愈嗚呼道義之

孫先生傳

孫先生者忘其名江右人也幼穎異通經史及長重厚簡  
默有賢者風里人多敬愛之維揚有大賈貿易於豫章偶  
舍其里識而異之載歸為子弟講學數年多所成就後賈  
人死子弟多遭官破家不能主先生乃移寓天寧寺不久  
有新銓江右某邑令與寺僧善停舟過訪遇先生與語甚  
合更問吏治益投契即挾之任所至署察舊政病民者數  
十餘事悉白令除之民大悅又教令尚德緩刑凡民間長

老有品望者必使造廬禮問強暴不肖者大書惡人二字表其門每月朔使協里老到庭詢狀能革行則去其表而加獎賞否則痛撻送諸境外凡閭閻利病必力勸興除三年風俗大變猾吏皆棄祿去強暴不肖者皆化無何令以疾卒適吳逆變賊阻歸道先生遂訓徒其邑賊聞其賢逼授偽爵卽佯狂裸體奔走呼號乃止後移館東山蕭氏里蕭氏子弟多從之學他日有弟子婚宴客座有巫者妖人也里人事之甚謹稍忤禍立致每宴會必奉以首席時先生不讓巫惡之數以言侵先生先生怒叱之不歡而散弟子患先生櫻其害具述其凶狀且曰今夕妖必致禍因備籃輿請避三十里可免先生曰妖不勝德邪不干正理也吾雖不德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妖何能爲邪弟子知先生精易固請筮之得輿尸凶象先生曰吾姑備之可耳命諸弟匿他舍獨於齋中以沙畫八卦遶几秉燭焚香振周易以俟夜闌忽空庭似落葉聲果有一人乘斑斕虎從窗櫺中入狼首豹眼披鎖子甲握方天戟忽長一丈繞對疾

走先生卽以點易硃筆投之應手輒倒驗之乃尺餘紙也  
久之又聞牖外寒風蕭蕭一人藍面赤髯被髮持斧跨白  
象排闥而入馳遶卦外若不能進者先生復拈筆擲仆檢  
視同前紙造者也少頃復有一人牛首兩角騎黃毛獅黑  
甲黑冑提偃月刀直入環卦三匝控勒向先生口吐火焰  
直逼衣冠所乘獅則張牙爪作搏噬狀四外皆啾啾鬼聲  
旣而輪刀作擊刺勢先生以筆投之豁然仆地作呻吟聲  
半刻乃息未幾雞旣鳴矣東方漸明諸弟子趨候見戶牖  
大開先生尚明燭端坐具告之故皆色變卽令掃除室內  
收所獲夾周易中乃臥旣而有老嫗號哭門下叩先生乞  
命弟子詢之告曰予夫不道昨與先生忤夜攝親子魂爲  
魅來魘先生詎俱被執今收魂不返三子殆將斃矣乞轉  
達還二紙魘願獻千金爲報弟子達之不許曰吾正欲絕  
其妖以除一方害固請竟勿與三子卽日斃巫者繼以慚  
忿死先生復購其妖書焚之禍遂除

外史氏曰妖由人興信然人不妖則妖自妖無損於人也



孫先生不受偽官便全天地正氣卽不焚香披易而妖亦無如之何矣况操聖人之經以鎮之哉彼妖也徒自妖其身妖其子而已善固善矣於此三平四白豈坐容錄以...

潘問奇傳

潘問奇字雪帆錢塘人也幼性耿介數歲卽岸然自異不與羣兒同跬步年十五卽以詩鳴于於越有囊括兩晉席捲三唐之志於是越之人嫉者蜂起皆欲殺之矣問奇聞而歎曰大丈夫不能脫然出袖裏青蛇光耀一世使庸人豎子膝行匍伏不敢仰視便當飄然遠引作物外遊惡可與鄉里小兒爭伎倆耶遂北之大梁拜夷門信陵墓撫膺泣之大梁多慷慨悲歌士聞之多樂與交遂客焉既而南

遊於楚渡瀟湘汎洞庭吊屈大夫於汨羅之渚乃溯流入  
蜀上瞿唐達成都悼武侯之功不成而爲詩以悲之還客  
京師哭明帝十三陵遂登西山懷之以詩其辭曰黃陵樹  
老宿鴝鷓腸斷明妃有故丘金盃及泉難到市漆鏝何日  
再添油風吹碧火聞春歎月照黃沙想夜遊山鬼不知滄  
海變合歡常憶漢官秋温明秘器冷東園拜月狐狸穴樹  
根已去襄王難夢雨重來神女怕還魂羊車近日無消息  
斑竹當年識淚痕恨事可憐君不見蘼蕪青入舊長門山  
桃濕雨又殘花多少官門隔歲華復道黃昏知有日昭陽  
環佩苦無家行雲似識生前面落日難聽醉後鴉怪殺年  
年人歎息踏青曾到玉鈎斜回首開元尚眼前牧兒曾此  
拾金鈿外家麥飯終無主長信宮人劇可憐謝豹啼殘山  
殿瓦乳羊歸盡郭門烟祭田沒後祠官薄地老天荒四十  
年後流寓江都年六十四而卒葬于郭北平山太守傳育  
菴澤洪表其墓曰錢塘詩人潘雪帆之墓

外史氏曰雪帆尚氣節不肯俯仰人往往忤于世故其爲

詩亦多憤激之辭嗟乎士生不遭時未能建白當世徒託志于風雲月露之間亦可悲也已

年終流寓五嶠年六十四而卒葬于嶠北平山大石

與武居羊福蓋潭門臨祭田野外厥官熱此夫天蓋四十

命全晚伏家麥贈終無主身計官人陳石嶺橋溪湖山

千人樂息觀青會匪王險餘四首開示尚舉前外只曾地

遠則苦無米百雲以編主前而若日鎮議海外無至

林風雨及發林多少官門副法華身散黃昏映亦日以

盲蟲先生傳

盲蟲先生劉蓼雪江陰人也字蔓坡號莽山別號石榔老

子幼博學能文章工詩重氣節二十遊於庠以八股冠秀

才軍樹赤幟大江南籍籍有聲舉孝廉甲申國變即棄妻

子往來吳越間求得一當以展其志二十餘年竟不成遂

自號曰盲蟲盲蟲者言其命苦如蟲又盲無見也忽病狂

携竹筐衣做縵袍如丐者貿貿然往回道路相識者呼之

若不聞嘗過鍾山哭孝陵淚盡繼之血猶不輟金陵好事

人聞有襤褸夫携筐挈酒哭於明太祖享殿凡七日夜矣  
爭往觀之皆不識襄陽杜于皇濬知之曰此必盲蟲先生  
也往識之果然乃相持大慟而歸日痛飲三山酒肆中醉  
則仰天嗚嗚或仆地轉輾如得大疾苦狀或自批其頰至  
血流或以頭顱撞柱大呼老天殺我老天殺我當爐者大  
駭以爲祟附之也年八十五猶能躡屐登鍾山巔望梅花  
題詩龍泉寺壁曰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遶樹飛宗  
國故官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豨杏開乍見紅成市柳暗  
初嫌碧掩扉怪殺俗人如傀儡明朝揀與世相違越日遂  
卒

外史氏曰盲蟲先生以一布衣而欲與天爭短長卒自苦  
者數十年譬之夸父逐日徒竭其力以死耳日可逐乎悲  
哉

也完了他一身事可以興可以觀矣

新安心齋張潮

處士列傳

林處士名珽字士楷號自明浙東永嘉人也少以意氣自尚舉諸生以文章魁一郡甲申崇禎殉國同學葉天章死之瑞安文學鄒欽堯聞報作書別父詣江心寺哭臨三日就浩然樓赴水死珽白衣冠呼天號泣亦欲盡節時母尚在呼而告曰汝果欲死義乎吾願與汝俱死乃牽珽赴水珽患母死遂持母泣得不死卽棄舉子業入深山躬耕奉養母卒築千峰閣於空谷坐臥於內足不出戶者三十餘

年取歷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亂臣賊子彙爲一帙痛  
加褒貶系以歌詩名曰淚海編日命奚童熱酒痛飲擊唾  
壺歌之必至哽咽不能出聲然後已一日命子若孫具香  
案正衣冠北面再拜取淚海編焚之危坐而卒同郡有楊  
處士者名毓奇字洵平瑞安人也通春秋補邑博士員聞  
崇禎崩號慟至失聲或譏之曰君一腐頭巾耳未沾升斗  
之祿而欲效君臣之誼實有痛心誰其信之毓奇正色曰  
凡屬踐土莫非臣子凡戴鬚眉皆有剛腸苟其喪失禽獸  
幾希况某身列膠庠素明大義敢同世俗而不少盡臣心  
耶卽毀家治戰具誓報國讐旣而聞李賊伏誅曰大讐旣  
殄吾可逝矣遂隱著春秋四傳論衡人多稱之惜余未見  
同邑有陳國三者亦弟子員聞訃卽棄家入山至耿孽叛  
僞將曾養性聞其材數招之不赴曰吾之存顛毛者行吾  
志耳豈有他心哉且若等受 國深恩負之而叛則與鳥  
獸無異矣鳥獸吾豈肯與同羣哉益遠遁三人皆前朝服  
色而終

外史氏曰吾聞明末李賊犯闕有上表勸進者至云比堯舜而多武功同湯武而無慚德其辭出大詞林手若與林處士淚海編並讀豈不痛哉至三處士不改衣冠三十餘年竟以善終則我

朝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

潘處士傳

潘處士廷選字均範號曉山宜興人也幼性孝旣長博通經史品行高潔事二親能盡力乙酉我

朝旣定江南而宜興城守不肯下兄朝選謂處士曰南都已失大兵必來圍邑吾當偕鄉士大夫與城俱存亾矣爾其奉二老避去深山毋緩也於是處士乃奉父母走山中返身入城邀兄去兄不聽叩頭流血以請又不聽處士卽負兄子疾走入山而朝選竟死於難處士撫其孤若子至成

立娶婦授產然後已二親歿六年之喪畢處士遂走燕趙  
聞越意若有所圖也櫛風沐雨者數十年卒無所遇而反  
反則老矣喜詩與子族叔太史其年公爲詩友花晨月夕  
痛飲豪吟無虛日及先太史就館職京邸郵筒詩艸往還  
不絕也處士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鄉黨多德之邑學宮廢  
盡捐家財以修不足則身自爲募遂得竣性愷直不容人  
過從兄瀛選以郎官出守河間有異政處士實多佐之卒  
年五十有九

外史氏曰處士痛兄之死而謹事二親及親亾遠遊又無  
所遇而賚志以歿予讀其詩不禁爲之太息也

永友善明水教諭華亭歲乙酉我

朝正江南明永集諸生出說大產沐浴衣冠同再拜題詩



痛飲豪吟無虛日及先太史就館職京邸郵筒詩帖往還  
不絕也處士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鄉黨多德之邑學宮廢  
盡捐家財以修不足則身自爲其運得性愷直不容人  
視毀而資亦以數千貲其荷不禁漁之太息也  
快史刃曰諷士識足之孤而對事二縣又驟凶數幾又無

### 安樓先生傳

安樓先生楊志達字爾成號天玉丹陽人也幼穎敏喜讀  
書遊邑庠以文鳴江東食餼與同邑壬午孝廉睢蒿年明  
永友善明永教諭華亭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明永集諸生申說大義沐浴衣冠西向再拜題詩  
明倫堂自經死志達聞之大慟曰苟叨一命之寄固當從  
嵩年死今雖未踐其位然已沾其祿敢依徇世俗哉遂焚  
巾衫捐妻子入李山深隱不出因岡陵架松爲巢有似乎

樓因名曰安樓與山中幽人逸士吟嘯其中人皆稱爲安樓先生云或謂之曰世之履崇階享厚糈者不知凡幾矣乃區區一廣文冷職竟效死於當官而未仕諸生又欲抗節而高蹈不亦矯乎先生勿顧也歷久彌礪絕跡城市痛割私恩茅屋一椽松篁四遶僅一童子理炊扃戶而已如是者數十餘年而卒壽七十有三卽葬於安樓之下外史氏曰昔夷齊高蹈首陽食薇蕨不繼則餓死豈履崇階享厚糈者乎安樓先生高隱深山其志亦皎然不汚者矣

後來又有一夥夷齊下首陽之嘲矣如安樓方不愧氣

節二字

新安雲逸吳啟鵬

陸吳州傳

陸吳州蘇字望來江陰人也幼穎異絕倫四歲通論語孝經六歲善屬文八歲冠童子軍遊邑庠推文章祭酒十一歲值甲申國變思陵殉社稷蘇聞之白衣冠哀號七日夜欲死家人力勸乃解乙酉我

朝定江南遂毀巾衫焚筆硯舉家遷於舟漂泊海濱誓不登岸冠婚皆在舟中焉惟投網捕魚令童子携入市換米以給每遇風雨之夕輒繫棹荻葦間仰天長號呼崇禎皇帝

留溪外傳 卷五  
不輟久之聲卽啞不能出語相知棹艇來訪者皆以書代  
語竟數日不倦月明之夜輒尊酒爐香二三友生分韻豪  
吟揚帆海上隨波逐浪以往常爲大風吹至高麗國與高  
麗詩人國釐輩十餘士倡和月餘而返或遭颶風舟幾覆  
衆皆股栗蘇輒仰天大笑曰諸君何爲懼哉人莫不有死  
死於陸葬於山則飽螻蟻死於水葬於海則果鯨鯢蟻與  
鯢等食耳諸君何爲厚於螻蟻而薄於鯨鯢耶其高曠如  
此卒年五十遺命葬於海島曰毋使我魂遊中土也

外史氏曰陸吳州以英敏之才國破君亡蹈海而死其心  
亦可悲矣

程一林傳

程一林字望京休寧人也祖某行鹽筴徙居江都復徙秦州一林性嚴介端方舉止不苟弱冠美丰姿飄然若仙鄰家妾艷之屢以情挑一林正色拒且塞其旁戶絕不與通既長舉諸生以明經入貢明亾卽棄儒業醫家雖貧性慷慨有所餘卽以濟困乏國初歲凶斗粟值一緡一林於道得金釵一徬徨不遽去候失釵人來卒還之家人或唾之曰當此饑饉得金亦可自資何以還爲一林笑曰我則飽

矣彼飢奈何其操守如此常出遊千里外貨斧爲從者盜去不得歸有張翁者遺以二緡及布被一乃得反輾轉思念冀得一當以報而力未能每至除夕卽語子孫曰吾有宿負未償奈何又一歲矣如是者四十餘年不置適有當事餽之金卽馳詣張翁家而張翁久已物故其子亦卒惟孫在焉語之故孫曰此交際之物非稱貸比烏用償哉一林曰噫是何言哉微若祖吾安得還敢忘報耶乃登其墓涕泣再拜倍以償其家固不受強納之而返其捐介如此年八十七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今人以欺誑得金者爲能事况贈遺以道者乎乃四十年拳拳不置而卒償之此豈三代以下人哉至於塞戶以拒淫奔則有魯男子之風焉又非今人所能及矣

山東隱逸列傳

王象晉字康宇山東新城人前朝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鼎革之後隱居山中以詩酒自娛累徵不起年九十

三而卒御史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也亦避跡山林不與時

人晤對累召不出老死林泉宋繼澄字澄嵐萊陽孝廉

也明區後高臥一樓不下階者數十年而卒樂安諸生李

煥章字織齋與濟陽諸生張稷若陽信諸生毛桂甫皆披

髮佯狂或塗面吞炭或裸程赤體或痛哭悲歌或仰天長

笑顛放終身而死益都仇維禎前朝南京兵部尚書壬子  
解元長山徐日升前朝通州兵備道二人國亾皆屢徵  
不起白首林下益都李鳳祚字儀甫諸生也不語數十年  
而死長山諸生李鳳祚于乘雍安毓愨安嘉稍顏之卓徐  
處閭輩皆閉戶不出白衣冠以終老新城諸生徐元善明  
亾更名夜字長冥屢舉不就已未以宏博薦力辭不赴嘗  
有詩題長山三元閣舜云高閣臨關隘憑觀此散愁山廻  
環市落河折抱城流客路秋風外人烟古渡頭不堪頻屢  
望西北舊神州至老猶慕故國如此  
外史氏曰武王之有天下稱義士者伯彛叔齊而已其他  
多仕周室商之臣子何其寥寥耶益紂之暴絕滅彝倫久  
矣故所報者寡也明之莊烈以仁義乘天下士國亡故多  
得士報舉山東數邑天下可知矣



鄒聞望傳

鄒聞望名世常熟人也爲人重厚簡默舉止不苟博學尚氣節好武略凡天官地理六壬太乙奇門之書無不精討妻周柔順有德崇禎甲申闖賊李自成陷北都思陵崩聞望卽棄巾衫焚筆硯足跡不入城市業岐黃濟人於村落間明年南都定大兵下蘇州聞望挈妻避兵至半道失散時周方舉子繹光乃依村媪力紡績勤女工以給有餘貲輒倩鄰老遍訪聞望不得旦夕啼泣弗輟久之鄰媪憐

其少且無依從容諷之曰喪亂以來死兵革者衆矣子之  
良人久訪無聞其或罹於難乎娘子曷不自主毋爲徒自  
苦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周泣告曰嗟乎婦人之義從一  
而終百世不易也脫良人有他故妾當以死奉孤耳其他  
安敢言哉於是鄰嫗知其堅貞乃不復言經四稔始與聞  
望遇於錫山之開化鄉相持大慟遂與偕隱於蘭陵夫婦  
年俱八十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鄒先生與周孺人可謂是夫是婦較之梁鴻孟  
光何多讓焉至於孺人之志則尤與白日爭皎也觀其對

鄰嫗之言凜然哉十九煙金陵人初生時卽爲楚湘周氏

爲爲己子因周姓補諸生年二十以明倫自北雍舉順天

崇禎癸酉鄉試屢展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始上疏反周爲

庚申申燕京陷卽歸金陵明年江南定遂棄家走閩國亡

道士更名人字畧似號半非晚年自號笑蒼老子爲人

苦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周江書曰嗟乎婦人之義從夫而終百世不易也脫良人有他故妾當以死奉孤耳其他安敢言哉於是鄰媪知其堅貞乃不復言經四稔始與聞學遇於錫山之開化鄉相持大慟遂以終隱於南陽大婦

瀛歌之言稟然哉

夫何矣黷譎卒於齷人之志傾大輿白日奔趨也驟其機

### 笑蒼老子傳

笑蒼老子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初生時卽爲楚湘周氏撫爲巳子因周姓補諸生年二十以明經貢北雍舉順天崇禎癸酉鄉試屢屢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始上疏反周爲黃甲申燕京陷卽歸金陵明年江南定遂棄家走閩國亡爲道士更名人字畧似號半非晚年自號笑蒼老子爲人性剛直言行不苟而疾惡甚嚴以是與正人君子鬼神神仙爲相知而與小人賊強盜多不合足跡所至無不得謗

無不被難初公車北上道出洞庭遇大盜聯艘圍劫持大  
斧躍入舟者數十人命在須臾忽感洞庭神披金甲挾長  
戟擊群盜入水得無恙方登第卽上書論時宰奪情事辭  
語侃侃時宰惡之密使猾盜暮夜操利刃入其室伏牀下  
刺之忽有野客携杖叩門入謂周星曰君牀下有暴客將  
不利君之首領矣急呼盜出盜蒲伏請命客曰黃君忠義  
士也幸毋加害速去諸盜撇然往客亦不見生平瀕危而  
如是獲免者數周星旣以黃冠歸故里卜居秦淮以筆墨  
耕著作甚富後爲偷兒竊去假名士攘爲已有老無子乃  
置妾生二子曰吾可以告無罪於先人矣後徙居湖州南  
潯初周星奔走四方者幾四十年意若有所爲而阨於天  
歲癸亥海外悉入版圖天下大太平故所交游盡死亡周  
星言念世事四顧寂寥忽感愴傷心仰天歎曰嘻吾今日  
可以從古人遊矣遂與鄉里慷慨訣別飲醇酒盡數斗書  
絕命詞二十四首負平生所著述書躍入水中死年七十  
一益五月五日也

外史氏曰鬼神天地之正氣也吾人苟得天地正氣其精神無不與之相通此笑蒼老子所以恒得鬼神呵護也

留溪外傳

白雲山人傳

白雲山人張怡一名遺初名鹿徵字瑤星江寧人前朝諸生也父可大以武科歷任登萊總兵官東人賴之會經略袁崇煥用豎儒陳繼儒言殺島帥毛文龍邊卒叛可大急趨登州為城守計而撫軍某又中敵間城垂陷可大力不支即手刃二妾衣冠登雉樓北向再拜曰臣受邊海重寄

不能輯寧二郡以有今日無面目見陛下遂投繯死事聞  
蔭怡錦衣千戶甲申寇陷京師逼怡降怡奮呼大罵曰吾  
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先帝負罪多矣肯降汝  
耶賊帥怒械之歸不食求死賊義之匿怡復壁中乘間使  
逸去國亾變姓名入深山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  
高其節數招之不往及造廬訪非閉門謝卽踰垣走雖慫  
慫再三不得見也卒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怡聞  
之語其嗣曰嗟乎吾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  
先將軍藁葬孤城君父尚爾况臣子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外史氏曰明亾高爵厚糈覲顏二姓者比比皆是先生位  
不過千兵祿不過五斗乃抗節不屈草衣木食於鍾山之  
陰者五十二年而卒白雲山人之號當世嘖嘖有以夫

瀨江二老傳

瀨江二老者溧陽錢六修府字左溪錢允升泉字右溪兩  
 同懷也少皆攻苦博學工文章既壯躬耕養親以孝友稱  
 於江左在前朝屢試不第鼎革後卽棄舉子業流寓江淮  
 間教授生徒負笈從之遊者皆數百人二十餘年不還故  
 山四方賢士大夫自北渡淮自南渡江者無不造廬請謁  
 以不詳成兩先生爲恥後還舊里門下弟子皆一時英俊以

詩文鳴世者數十人世以苟陳方之府爲人平易和緩慈

祥愷悌內無城府外乏厲色人接之如坐春風中煦煦自  
適里中三尺孺子皆知爲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端方誠懇  
厚重簡默一言一笑不肯輕發一步一趨必依於義不喜  
飲酒觀劇少年有浮薄不合禮者輒正色相規弗爲少追  
以是人多憚之狹邪小人不敢或近也府著有鶴山家咏  
詩十餘卷易箒時有七尺布衣天地老百年塵事水雲刪  
之句大江南北至今猶傳誦之泉集其平生所言三十餘  
卷曰醒心錄其要皆闢良知家心學之非以朱子居敬窮

理爲宗卒年皆八十一人稱瀨江二老云

外史氏曰二老者江濱之大老也以教授生徒爲事理學  
詩書之外絕不與聞誠古之隱君子哉以泉石自娛而老  
父堯基字欽明太學生也以文行著於鄉遠生有至性善



以是人多憚之狹邪小人不取或近之府署有鶴山家  
著書之似與不與聞始古之劉子遊  
似史月日二卷皆玉齋之大字也以  
暨憲宗卒卒皆八十一人撰謝玉二卷云以朱子居後

垢區道人傳

垢區道人程邃字穆倩垢區別號也歙縣人祖九齡字武  
台有隱德前朝官行人致仕居天都山以泉石自娛而老  
父堯基字欽明太學生也以文行著於鄉邃生有至性善  
事父母兄長以文章鳴江以南舉博士弟子員更以氣節  
稱於庠叙能詩畫善書法工篆刻名噪一時明亡卽棄巾  
衫隱於廣陵放情詩酒一時名流如周櫟園先輩皆折節  
下交海內名公巨卿以不見邃爲耻篆法甲天下投贈詩

文者以百數大都皆前朝遺老也已未當事以博學宏詞  
薦邃力謝不就轉徙金陵閉戶著書晚年書法益工八分  
爲第一時龔半千賢以山水名家隱居山中與邃詩酒往  
還爲白頭交常促膝聯吟醉則慷慨悲歌目空一世論篆  
刻則思入風雲矣邃博通今古所爲文皆俎豆秦漢著有  
日表姓氏等書行世卒年八十有六

外史氏曰曩予弱冠時客維揚遇垢區道人見其方頤廣  
額雙眸炯炯高八九尺修然偉丈夫意謂神仙劍俠之流  
接其所學儼然有道之士也至於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去  
三代之賢不遠矣

對其祖學淵然有餘之上世其下世其高尚其志也

吳野人傳

吳野人嘉紀字賓賢泰州東淘里人也東淘固產鹽地人擁高貲家不蓄書間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盆牢而嘉紀獨好書嘗擁書居陋軒陋軒者草屋一楹環堵不蔽與冷風涼月爲鄰荒草寒烟爲伍故人盡呼嘉紀曰野人而野人因以自號焉野人每晨起卽攤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室中忽操筆疾書書已輒細吟吟已或大聲誦誦已復操筆疾書或竟日苦思數吮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盡

白體凌凌骨立終亦不廢而塵封釜數日夕勿問也如是者終年歲居人相與目笑之曰若何人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澹者耶皆斥爲怪物野人終弗顧東淘蓋舊有齏運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左右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何者爲能文士也第見破屋中有手一編終日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召之不至數召數辟去使者大駭曰此固賢者烏可召乃造廬頓首請見見輒大悅以爲真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淘人群駭之以爲淡食者固可與鹹長吏楫耶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納竟老死陋軒

外史氏曰野人著陋軒詩一卷字字如入冰雪窖中讀之令人畏冷嗚呼野人固爲賢士也而當日之分司使者亦賢者也今之吏聞詩人隱士之名莫不疾首痛心斥爲怪物惟恐望見其顏色乃使者竟能造廬下士非賢者不克至此也

春臺陳先生傳

春臺陳先生名民情春臺其字也江西臨川人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尤能推愛鄉里三黨皆稱之及長遊邑庠既以孝廉舉於鄉天啓壬戌成進士初任直隸武清縣武清當輦轂下故多豪猾虐細民先生不畏強禦力按之四境大治既調遵化治強武清民大悅謳歌載道遂以卓異行取授兵部主事遷職方郎出爲山海關提督轉陝西莊浪道陞本省按察司使時逆黨橫行力排之不得勝知爲不容

遂掛冠遁迹留都見國是日非海內大亂乃築室金陵城北小桃源山中栽花種竹時藕畜魚以爲終老計不復與聞天下事矣未幾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有以賢良方正薦堅辭之既而大兵南下定江南豫藩請授安徽巡撫以老病力辭不出遂閉戶讀書不與世事每花晨月夕雪夜霜天率群子弟置酒擁爐豪吟痛飲而已卒年八十五葬於鍾山之陽子孫遂家于金陵焉

外史氏曰前朝之亾也不亾於河北之寇盜而亾於中朝之逆黨中朝之逆黨惟以去端人爲事端人去而河北之賊烽熾卒亾其國嗚呼春臺先生棄官如棄敝屣者中朝之逆黨焰也端人去而國亾矣能不悲哉

謝隱士傳

謝幾字在之江寧人九世祖貴建文朝北平指揮爲遜國  
死難之首幾少舉應天茂才性孝善事父母位置高潔當  
明末中原亂慨然有澄清之志讀書靈谷山中閉戶不出  
者十五年遂通經濟崇禎庚辰辛巳南都大饑出爲區畫  
活數萬人不費國帑於是當事多倚重之流賊逼江浦都  
城戒嚴百姓惶惶幾遂策立保甲練鄉勇賊聞有備不敢  
入甲申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時四鎮多跋扈欲寄孥江南

家衆以萬計璣憂其生變言于閣部史可法遣車駕郎萬  
曰旨馳往沮之得免後左良玉果稱兵叛使其家衆在都  
則江南八百萬戶無噍類矣中丞張瑋雅重璣有濟時才  
率臺中交章薦璣知時不可爲堅辭不出國人盡棄田宅  
避入寧陽山中自以國破君亡無以家爲也居十餘年髮  
落頂禿乃還麻巾草履喪服以終老每三月十九日必爲  
位哭祭先皇帝夢中嘗大哭至失聲醒則涕泗滿枕席自  
題臥榻曰餓人墓著問心詩草以見志久之憂鬱成疾歿  
外史氏曰有明待士之隆越三代國亡死者累累至逃處  
山林沒蒿萊者難更僕數也在之先生棄田宅伏草莽髮  
落頂禿而後出見人心良苦矣藉使時可有爲又豈肯鬱  
鬱以死哉

或自歌自舞于室或自悲自號於途結髮垂馬旁若無人  
工醫明五運識六氣能起死回生危疾遇者無不活某軍



則江南八百萬戶無唯類列中丞成瑛雅重職有濟時才  
率學時交與焉瑛知時不可為學辭不出國人盡棄用字  
鬱以玉姑山中自以國破君亡無以家為也居十餘年

蔡質衣而發出見人必夏苦矣謀與報世首為父豈肯鬱  
山林必蓄萊菔糲更對嫂也并之尖坐藥田字外草菴邊  
然史因曰休州治士也劉斌三外園古派春樂樂更張對

王古休傳

王爵字古休一字大封漢軍正白旗人父早卒母吳氏知  
書明大義夫亡年二十一矢志撫孤及爵既長博通今古  
補漢軍筆帖式員事母至孝母歿即不求進取佯狂玩世  
或自歌自舞于市或自悲自號於道嬉笑唾罵旁若無人  
工醫明五運識六氣能起死回生危疾遇者罔不活某軍  
有大貴人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歿延之治爵逐一視  
脉投劑皆立起惟貴人不與療強之再廼開方大書云砒

霜三錢火酒四兩煎八分食遠服貴人愕然謂之曰若是者不速歾耶爵正色曰若貴人者不速歾何俟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爵曰貴人身爲大臣不思上報不國恩下醉民望乃以貨利爲心貪黷爲事橫求苛索下及雞豚八旗軍士痛恨入骨無不欲食肉寢皮一旦

聖明知之賜歾西市身首異處家財籍沒妻孥入官不若速

飲爵之砒酒庶幾完其頭領保全家口此真良藥也寧以爲毒而却之乎於是貴人再拜稽首而受教卒改其行他日至通州偶於貴人家與黃衣使者同席黃衣方侈言其待衛之尊權勢之重求索之厚禍福生歾皆在掌握爵卒起持杖舞躍高唱大江東曲內政成句曰這都是流不盡的民膏血黃衣怒其誚已起而逐之爵跨杖爲騎飛馳而去黃衣追不及憤激嘔血數升而斃

外史氏曰邦有道則賢士出今天下治且安矣爵可謂賢者也何爲不出而仕耶噫嘻悲哉世無狗監司馬長卿且老歾白屋矣况爵乎

承及白鳳...  
 昔山...  
 松...  
 去黃...  
 雷溪...  
 賦...  
 小...  
 萬至...

雷溪外傳卷六

目錄

隱逸部下

端木鐵頭

三逸

白頭老子

李若練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趙茂之

宗元豫

王平格

周孝廉

黃黎洲

萬年少

覺浪丈人

余生生

孝貞先生

李季子

心齋居士

海廣居士

張季超

農丈人

王螺山

周隱吏

吳必冕

李三曲

李長祚

高主事

郭高士

留溪外傳卷六隱逸部下

江陰南陳

鼎定九稿

端木鐵頭傳

端木鐵頭者先賢子貢子苗裔也名方字正男其先世祖南宋末宦閩中宋亾遂家焉鐵頭生而頤碩多力數歲與羣兒戲羣兒持數十大棒擊鐵頭頭顱至百數頭顱無恙且不言疼以是呼為鐵頭既長益勇猛工武藝操兩鐵錘各重五十觔運動如飛無敢當者盜起掠閩鄉鐵頭奔救

持錘擊殺數百人盜遂遁不敢復入境鐵頭又善楊氏梨花鎗天下無有過者於是閩粵越豪傑士皆爭詣師之明末唐王監國閩南鐵頭門下豪傑多爲將帥推舉鐵頭鐵頭不出或詰之答曰今四海洶洶非真人不能大定此輩皆暮氣也烏足共事哉旣而果敗豪傑俱入山爲盜與海賊互相聲援十餘年間閩不能安枕三韓劉公諱清泰者以學士總制浙閩仁威震動東南隅羣盜斂戢然未絕根源也公思盡招諸山盜一清海宇而難其使有以鐵頭薦公名見大悅禮以國士鐵頭感激乃入山盡招諸山盜出降而閩粵越三省得樂耕桑者皆劉公能用鐵頭力也公欲官鐵頭鐵頭謝曰公自下車來恩澤雨施威令雷行盜皆懾伏不得不化某往宣布德意少報國士恩耳敢邀爲功哉遂遁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吾聞鐵頭通文章所爲詩歌甚豪尤喜黃老術故其輕富貴功成不居飄然長往蓋曠達之流歟

三逸傳

三逸者徐州閻梅太原傅山交城宋時旌也梅字古古幼  
穎悟絕人讀書一目十行十歲工書法廬江太守聞之召  
書學海文瀾四大字稱其旨乃賜書數千卷資之薪水令  
其閉戶力學三年無所不博舉諸生鄉士大夫多樂與之  
交崇禎庚午舉於鄉工詩兼善曆數之學憫武備不修邊  
防久弛乃北走燕趙秦蜀閱歷險要繪圖二百幅關塞形  
勢巨細畢舉覽者如置身九邊國變卽溷跡黃冠恣情山

水足跡所至寄之吟詠多感慨悲歌之調讀者莫不欲嗚咽流涕也嘗同吳野人過鄧尉山遇崔兎牀於梅花下相持大慟時花開正燦遊賞者雲集皆陳殺核雜坐呼飲聞三人哭極哀俱色然而駭挈榼散去惟靈巖山樵徐枋低徊不退久之至前從容請問其故乃曰吾輩生天地間毫無補於世道人心對此梅花素心相感是以悲耳枋識其高遂畱宿山中豪吟七日夕而去卒年八十餘傳山字青王諸生也明經學善書工詩崇禎甲申流寇犯晉賊其兄妻投井死青王痛之盡散家財與鄉黨遂野服黃冠入山修道性喜物色高流聞古古羈旅朔方歲餘無有識者常戴草笠披青蓑酣歌於市市中人目爲顛道士盛暑憇息浮屠影中箕踞笑傲遇青王相視以目而相喻以心遂成相知於是晉人始知古古先生不苟交遊與之偕者相與以誠里中浮薄輩未嘗輕與之語識見甚遠知人最明交城某公子最賢一見卽詡之曰交邑有此挺生少年老夫眼爲之開讀書自愛不待嗷嗷其跡似拘謹然襟懷灑落



有吞吐湖海之氣故其詩文多豪宕奔逸之致晚年益喜  
靜不欲見人公卿大夫慕其高造廬請謁者多踰垣以避  
或閉門不內焉卒年七十餘宋時旌字君召幼卽有志於  
聖賢之學長而博通六經以道自任讀書務求至理不事  
咕嗶爲文期根性命不蹈浮華尤工書法精詩學天性端  
慤律已甚嚴然接人甚恭凡潔已以進者莫不與也故學  
者多樂師之暮年持心益謹天人理欲之際未嘗纖毫假  
借而以心學教子弟者尤殷長君漢讀書山中持遺書誠  
之曰邵子謂天時地理人和三者知之不易此自是百原  
山中靜極悟後語汝果有意乎宜常求放心以慰吾衰老  
聞古古青玉賢卽命與之遊以故漢所交多長者弱冠卽  
以端方稱蓉江孔蓼園慕之乃徒步三千餘里造門問道  
久之先生告曰學者多說一句話無如靜讀數行書多縱  
一時目無如內觀片刻心逞材技無若養度量侈嗜欲無  
若探義理伯夷隘不可以接人然可以持身柳下惠和不  
可以治心然可以處世溫而厲恭而安威而不猛斯可已

西漢外傳 卷六  
矣蓼園歸而書諸座右終身誦之及卒陸桴亭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逸也

外史氏曰余觀闔古古傳青主兩先生之行藏豈夫子所  
謂狂狷者歟非耶不然何自笑自傲而旁若無人不屑不  
潔而介然自處也至於宋先生其在不蕪不惠之間歟可  
與適道乎否耶或曰三先生皆有志於逸者也

白頭老子傳

白頭老子李沛字平子興化人修髯而長髮髮長七八尺  
年未及三十卽白如雪故自號爲白頭老子而人亦以白  
頭老子號之焉生平好學以博物洽聞稱工書轍跡所至  
問字求書者屢滿戶外明亡秦儒冠日坐小樓痛哭性疎  
曠不事家人產請人進以酒則喜知已見過亦輒飲之酒  
酣耳熱仰天歌嗚嗚或言及前朝事則白鬚倒豎椎心跌  
足大呼蒼天者再爲詩有典則尤長五言古不尚浮靡至

晉書卷之六  
今昭陽人推風雅祭酒者必曰白頭老子顧虛懷不自滿  
每當聯吟分韻卽席成句人或一字不安必爲沉思改定  
期完璧乃快其汲引後進殷殷如此遇人多笑容相對無  
疾言遽色然於忠孝節烈事則侃侃談不倦而奸回逆亂  
輒怒目切齒有欲殺欲割之槩當義利是非之際雖勢微  
赫奕必正色爭辯不少阿人有過常面折之然議論持正  
中無城府人亦鮮怨卒年五十有八四壁蕭然惟遺書數  
架而已

外史氏曰老子聞崇禎殉社稷哭泣一夜鬚髮皓然年才  
二十八也卽此忠義之心與白日爭皎矣可湮没乎

卽以頭所以白之故作贊亦開後來作者法門

新安心

齋張潮

贈以直以自之對非難亦開終來非各出門

補安心

二十八出唱出出舞之心與白日手翅矣可聖賢乎

其也日日于國崇節概無雙是也一外邊更知然手長

### 李若練傳

李若練濯興化縣諸生也甲申闖賊陷北京即棄儒冠講

武事志圖滅賊及我

朝定中原賊黨孫可望等猶踞滇黔為逆若練切齒怒目必

欲手刃一賊而後快人曰彼賊與君家何讐而恨焉若是

日吾家五世深受國恩寧敢須臾忘報耶人言賊可圖者

輒大喜多與之金使往殺賊曰汝能得一賊首來與吾漆

為飲器死且不朽其人去輒日日南向望凡遇有志士或

方外人間關自遠道至言賊中情形者必下榻留話累日  
夕不休或有言不憚艱難將爲萬里遊者若練輒解囊相  
資無則轉稱貸不足則索室人簪珥稍不應輒怒曰大丈夫  
蓋有所爲也此區區者奚足惜久之不能繼信黃白術  
延丹客采藥爲之卒不効益困前之爲萬里遊及來自天  
末言可得賊頭顱爲飲器者亦不復至遂鬱鬱以死

外史氏曰子房以五世相韓弟死不葬散家財結納壯士  
使天地震動然不遇漢高則大讐終不能報耳李氏自文  
定至若練亦五世貴顯矣而若練志欲殺一賊爲報國則  
迂且腐矣且所交游多情悅之士無稽之言不足信然其  
志可悲也嗟乎求爲黃石老人納履不得卽滄海壯士亦  
豈易言遇哉

通篇精警無一懈句而贊尤多寄慨更似烟波無盡

新

安心齋張潮

豈具言歟哉

志可悲思製乎末命黃昏去人際身不歸嗚呼哀哉士志  
我且欲矣且復交戰多難之士無辭之言不且言然其  
或空言終衣正世貴顯矣而苦熱志於終一類為時國似

趙茂之傳

趙茂之者失其名濠梁人也其先世從明太祖起兵有功  
又死豫章之難追封梁國公子孫世襲茂之生自勳胄磊  
落不羈雅好奇節工制藝恨所學孤陋乃南遊吳越與諸  
名家相往還文遂奇闢試輒冠軍甲申國變乃服麻衣披  
髮執杖爲位北向長號累日欲以身殉家人救甚力得不  
死自念先人世受國恩今不能提戈殺賊坐視板蕩至此  
卽死尚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敢覲顏安享乎遂盡焚制藝

棄妻子流落江淮間有時麻巾草屨着短麻衫手持竹杖  
刷地而歌市兒相聚笑爲顛而茂之自若也有時杜門不  
出閉目危坐屏絕飲食輒饑數日有時携杖頭就酒肆甕  
旁立飲數大碗掉頭長吟而去有好事者招之飲卽欣然  
往並率其好友與俱醉則起爲劍舞舞竟忽大罵闖獻賊  
不輟至日皆盡裂禿髯上卷慷慨歌呼泣數行下連呼先  
帝先帝云年七十忽謂其徒曰吾欲死矣吾無他恨第恨  
吾家世受亾國恩三百年而吾碌碌無奇不能少報萬一  
不瞑目耳語畢遂死

外史氏曰梅福隱吳門市卒豫讓吞炭爲啞古節義之士  
率多佯狂自放茂之身雖未仕然感念世受先朝恩遂自  
棄絕一往不回其心亦可哀矣

宗元豫傳

宗元豫傳

宗元豫字子發興化小海里人幼岐嶷不羣隨父游宦粵東經長江歷彭蠡度梅嶺水陸數千里元豫年雖少顧神明獨異縱觀名勝胸次浩浩蘊奇欲吐父卒於官昇櫬歸值海內鼎沸乃避地海濱棄去諸生獨攜書數篋兀坐窮鄉中十餘年反覆莊誦淹博貫通腹則便便而家則落落矣然終不問家人生產入城做若一廛屢空歌詠不輟乃至不能謀朝夕遂徙居廣陵京口間賣文為食居搖搖無



定處而又性狷介不肯枉道干人與人交惟以文章道義相期許遇富貴人輒逃匿不肯見若將免已者於後學誘掖獎勸罔倦非文章而餽遺以金者輒大怒揮去之曰此物奚爲至哉於是世俗人或哂爲愚或鄙爲隘或刺爲矯乃至唾之罵之斥爲僻元豫亦勿顧也所纂輯有兩漢文刪臥遊錄讀史識小錄唐十二家詩刪明二十家詩刪唐宋明三朝十大家文刪諸書行世

外史氏曰明亾以來守志能文章士廣陵首推宗陸而宗行誼至高然竟窮餓以老嗟乎文章豈真爲造物所忌者

耶

王平格傳

王平格名天佑寶應縣博士弟子員也明亡棄巾衫更名巖號築夫學者咸稱爲築夫先生云其先本長安人曾祖始徙江都世以文學顯平格性孝博學工文章事父母能盡力妻劉亦能體夫志善奉舅姑親歿每祭必誠敬駿奔分獻一如古禮專肆力古文辭非先秦兩漢書不讀非韓柳以上文晉魏初盛詩不學也其誨人也亦然於是從游著名者甚夥四方賢豪益重之凡名公鉅卿舟車過邗上

多式廬上金幣爲壽宦維揚知之者多擁篲延訪惟恐不得見素封大賈以得其片言隻字爲光寵所贈遺甚厚輒分給諸戚屬交游中窮乏者兩弟皆不善治生數瀕於困仗平格以甦有告急者雖囊橐如洗亦必竭力婉轉以濟之而不厭倦後避地於安宜昭陽俱爲國人矜式耄年乃還廣陵年七十有七而卒

外史氏曰吾聞先生終其身僦屋以居筆耕以食而時以骨肉朋友之急爲已急若其尚志高操遜世無悶其所養尤不可及矜之古人殆有郭有道王彥方之風焉

周孝廉鼎昌字居伯涇陽人也父早卒事母至孝旣長依

依膝下如孩提之言倘有違忤則下若沙數千里者

崇禎癸酉舉孝廉公車北上聞關二千餘里回望江雲心

復三寸寸心如寸斤夫人曰公事母至孝旣長依

似平松以興有告急者雖事素加所亦必竭力效勞以濟  
之而不厭倦後避地於安寧昭陽其爲國大珍式老年乃  
還廣陵年七十有七而卒

外史氏曰吾聞先生終其身就屋以居筆耕以食而時以

武不河又古之古人故有傳傳王度古之風講其新

### 周孝廉傳

周孝廉鼎昌字睿伯溧陽人也父早卒事母至孝旣長依  
依膝下如孩提之童偶爲百里遊心搖搖若涉數千里者  
崇禎癸酉舉孝廉公車北上間關二千餘里回望江雲心  
懷老母忽忽若有所失入關益無心論文竟下第遄歸奉  
母遂不出乙亥江南歲凶民皆乏食里有鬻妻以償豪家  
金者母聞之惻然悲曰嗟乎骨肉離散矣孝廉承母意卽  
破產以濟完其夫婦母乃大喜孝廉性廉潔一介不苟取

家貧授徒以養母邑令憐之數招之不往復使人諷以請事孝廉曰嗟乎吾爲諸生時尚不肯以妄于人况列科目尚敢枉道枉法而枉人乎卒不往明亡隱居不仕同年陳名夏素德孝廉旣任樞政乃力薦於

朝徵書數至以疾固辭卒不出母歿哀泣無虛日至老猶如初喪也卒年六十八

外史氏曰今之致身科目者輒號曰孝廉究之何嘗孝何嘗廉也有酒食父母饌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矣其待鄉黨親族阻嚼漁獵而無饜則虎而翼矣若周孝廉者斯無媿其稱矣

黃黎洲傳

黃黎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餘姚人前朝中書科舍人也  
能書工詩博學通文章父尊素字白菴以剛直故死於逆  
璫黎洲年少痛父死誓不與逆璫共戴天懷一七首長二  
尺許淬以毒藥濡血人卽斃走京師變姓名日夜坐臥於  
逆璫所居之左右經歲不得聞乃抱七首號泣人不知其  
故也旣而崇禎立逆璫伏誅然後已而黎洲心切切以不  
得手刃逆璫爲恨至老且死未嘗須臾忘也後以書學舉

中書科明亡遂隱居不仕與子弟講學其學祖姚江故雜而不純然其文章道義之聲已走於天下矣所為詩文多感慨悲歌之調海內皆傳誦之當事屢以隱逸薦詔書下徵累不就及後有司敦迫乃遁去山中閉戶不與時人通數年而卒年八十有七

外史氏曰余嘗讀先生之文淳朴渾厚大有先秦西漢風味其於詩則梁肉晉魏咀嚼三唐得來者矣至於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有古隱君子風焉

黎洲先生胸懷忠孝得此傳不朽矣

新安心齋張潮

張橫渠少好談兵已而講學為宋大儒黎洲少懷七首欲剖刃於魏監腹中以洩其憤遭世遷革亦擁皋比安

常處變雖有不同其趨則為一也傳極簡潔明淨似從

龍門筆意鍾鍊而出

新安雲逸吳啟鵬

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况尊素先生之犯極冤極慘為神人所共憤况其子乎黎洲之行蓋忠孝義烈鬱勃而發於不容已直與魏孝烈伊先生先伯娘美其講學以孝蓋曹遇國變不得已耶與橫渠渠談兵異天

書韻門筆意輪轉而出

詞賦通方去山中與時疎定美與吳奴

人常歎變難亦不同其歐隕然一也轉蘇簡潔用筆以舒  
外熔陣反然鑿望眼中以與其對數世靈革亦蘇皋此安  
味題蘇集少致結其日而精學為宋夫謝蔡附少對少首  
志蔡附去主幽鄭忠孝書此轉不殊矣

萬年少傳

萬年少名壽祺徐州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博學工詩尚  
氣節尤精篆刻善書法得晉魏人精髓又善繪畫丘壑豁  
徑高出唐宋父某御史也未老謝政素饒於貲田園數千  
頃第宅如王侯富稱埒國年少幼有志視之直糞土耳弱  
冠時性好刺繡凡女紅針繭無不精妙絕倫即良工弗能  
及或晒之年少荅曰使壽祺操此技登廟堂裁短長布文  
彩補袞闕黼黻天下無以異此何為晒哉其志如此父卒



年少操家枋凡三黨及交游困乏者多周濟之一時有慷慨譽明亾卽棄家僧衣冠自號壽道人往來淮南北饑寒困苦絕迹不入戶庭常乏食飛簡四出數乞粟於友人不繼則饑數日夕亦無悔其子渠客睿累泣請歸勿聽也或詰之則曰吾家世受明恩國且喪亾吾安忍獨享田園餼膏粱擁輕肥哉願餓死溝壑以了吾志其僻如此與同郡閻古古善閻有所爲年少必襄之然竟窮死於客邸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予讀年少詩其音甚哀若不可一日生者擁百萬富而甘心窮死人皆笑其僻我獨憐其志嗟乎年少豈僻也哉

真是奇人

新安心齋張潮

矯情詭行以震駭乎世年少得毋類是然觀其對或人數語感慨橫溢聲淚俱下盖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寧貧寧餓寧死而卒不欲一日居溫飽朝飲墜露夕餐落英

滄岬孤忠可與並峙

新安雲逸吳啓鵬

覺浪丈人傳

覺浪丈人黃鐘字呂侶號音古吾邑人也性端方篤行博學弱冠舉諸生既長從梁溪顧端文高忠憲兩公遊以理學著及忠憲罹璫禍丈人爲文往祭哭甚哀卽棄諸生日當此亂世入朝爲璫用則負吾所學不爲璫用禍患立至安用取科第爲乃自號覺浪丈人隱居山中教授生徒先大夫尚卿公受業焉先大夫幼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初入塾方五歲丈人受之大學盡日一卷讀竟闡誦一字不

遺丈人奇之命先大夫名曰彥美士也子士之美者合名  
士彥旣而先季父虛舟公常亦執贄門下與先大父安所  
公粹賓主最相洽下榻留溪山房者二十餘年先伯兄皆  
列門墻時先曾大父夢山公耀年九十餘與丈人於春花  
秋月下吟飲日無間及中原流賊塗炭丈人言及卽潄潄  
墮淚相對泣下甲申崇禎皇帝殉國丈人呼天號泣者累  
日夕遂成癩疾或數日夕不飲食或坐臥山巔累夜不歸  
或咄咄譫語如與鬼神晤對狀乙酉夏丈人謂其子孫曰  
吾不能久留斯世矣沐浴更衣冠端坐而逝年八十有八  
外史氏曰丈人天生忠義人也其學問得之顧高二君子  
最深故其生歿之際自如不爲物累其從姪毓琪字介子  
者亦能以氣節顯蓋深得丈人家教哉

余生生傳

余生生名畚號鈍翁生生字也四川眉州人其先以軍功  
世授錦衣千戶生生少有大志不屑任子服官以職讓弟  
攻制藝爲博士弟子員折節好學以詩鳴西蜀五言古追  
蹤晉魏歲癸未遊燕臺名噪公卿間燕人慕其名有以千  
金爲幣求其詩爲父壽八十者生生與之詩反其金固讓  
然後登甲申燕京陷生生奔廣陵時巴蜀獻賊爲亂殘殺  
士大夫及百姓千里蕭然無鷄犬聲至無人民可殺乃盡

斬各廟木偶神以快意中原士民無有敢西向者甚至發掘墳墓取死屍白骨誅戮之生生聞之大慟乃徒步至蜀拾先人遺骸於瓦礫間營窀穸深土中然後返吳寓虎丘數年復遊廣陵營葬故弟及昏其少弟與子遂自稱道士與方外人遊葛巾方袍四十餘年不改七十有七而卒貧不能葬友人醵金營壘於平山立石題曰西蜀詩人余生之墓外史氏曰生生與延平余不遠思服爲刎頸交二子生非同地而志行相同衣冠舉止又相類踽踽涼涼行市中人多竊笑之謂之二迂余然皆篤實自好士也今則無其人矣

凡今世自爲迂者卽古君子若同流合汙便是德之賊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孝貞先生傳

孝貞先生費經虞字仲若號鮮民四川城都府新繁人父嘉誥以明經訓導大竹卒於官母鄧有淑德能以義方訓子先生幼性孝好讀書年十九補諸生以文鳴巴蜀母卒哀毀骨立每遇二親忌辰輒痛哭至老如初喪也崇禎己卯舉孝廉居鄉端方不苟人皆重之辛巳邑民變殺胥吏集衆圍城令慰之不聽乃曰若言不足信須費仲若一諾足矣於是先生出與衆約衆乃散甲申謁選吏部時昆明

出客日中原多殘破惟滇南尚無恙且昆明附郭上郡  
素稱富庶如以千金約吏可得也先生曰吾生平儒者食  
祿有方豈賄賂得官哉勿聽既選司秉公竟得昆明客慚  
服及之任至半道京師陷矣乃哭臨野寺極哀抵任盡革  
病民政興學校除豪強植良善數月四境大治民皆謳頌  
明年土司吾必奎叛沐黔國帥師往征覆其巢俘數百人  
還撫按檄令治之先生虛公研訊所俘多村民爲必奎掠  
以樵採者盡釋之令居廡下急命胥備爨具自起嘗食衆  
畢餐薦草使寢然後退客曰何自苦耶先生曰有司舉事  
多具文若委胥爲之爨必不速粥必不善食必不遍臥具  
必不完困苦而復饑寒遲數日壯者殆弱者死矣客善之  
夜卽具文達撫按言衆無辜惟十二人當論死旦日入謁  
復力言之檄凡數下每下輒具上辭以是三百餘人皆得  
活復給引及道路費使還未幾土司沙定洲又叛黔國奔  
楚雄定洲擁衆入省要巡撫署都司印臬傑亢倨甚無狀  
當事皆畏之獨先生待以都司不少屈定洲素服先生亦

不敢忤事平撫按奇其才請補廣西知府固辭不就既而力請乞休章數上當事皆不許至丁亥四月遂截髮納盤中爲詩以獻曰八次乞休歸不得衰顏病骨禮瞿曇黃冠返故今無望添箇人間小雪菴當事知不可畱始聽去及去攀轅臥轍畱者以萬計及歸蜀四方擾攘益不可問遂自稱道士閉戶獨居不見賓客者五年蜀又亂乃入秦隱居沔縣授徒定軍山中亂定遂浮襄漢達揚州僑寓焉常屏人獨坐或喃喃私語或咄咄書空若有一事繫心不能

進士者朝夕必東向再拜如是十餘歲而卒年七十二門人私謚曰孝貞所著有毛詩廣義等集

外史氏曰先生當喪亂之際知事不可爲飄然遠引可謂高矣然自隱居以來卽屏絕賓客喃喃私語咄咄書空東向再拜者二十餘年而卒此中不知幾經動忍矣

有學有識乃有才畧傳亦足以闡之噫天地間尚有此

等人正氣所以常存也  
新安心齋張潮

一身而值數變綏輯安全處之裕如使當時畀以重任



又何有流氛之熾耶迨至賦詩解組遁迹海濱國亡身  
隱守貞不失蓋一代之全人也醉後獨書殷甲子病來  
惟作晉春秋可以持贈先生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李季子傳

李季子淦字若金號礪園興化人其先世家句曲至七世  
祖始遷淮南世多聞達淦爲文定公玄孫生而穎異六歲  
卽通韻學父長倩名進士也每作詩必令侍側調四聲矢  
口中節晉陵吳雪簑見而大奇之年十七遊邑庠以文章  
氣節重江左甲申隨父督學八閩與錢塘朱東觀吳興唐  
瀚講學鑑亭條晰經義諸前輩皆自以爲不及乙酉金陵  
破長倩與黃道周張肯堂吳春枝諸臣擁立唐王建國福

州明年舉鄉試淦以流寓得乙榜昔吳越粵楚皆爲明守  
多起兵遙應閩帥鄭芝龍擁重兵懷二心以固圍爲辭不  
欲出戰長倩忿之乃上書請出師其略言王業萬難偏安  
辭語懇切唐王大悅進長倩戶部侍郎攝尚書事復令督  
精建寧時三軍方抵延平而芝龍已遣人約降盡撤守關  
將士我師遂入長倩知事不可爲仰藥死淦號泣呼天誓  
不欲生以老母在舅父柩潛處海濱無復有人間世志亂  
定貝勒王下令錄用故明諸大臣子弟淦獨匿不出總督  
存仁命方伯遣幕員索之山中家人懼請難髮淦曰吾

得全歸從先大夫於地下死何恨竟蓬首披麻出與抗毋  
卞裒禍強爲剪髮往見伏地長號曰哀哉天乎奈何儼然  
衰經之中而視顏衣錦臨民者乎方伯大驚爲入告勿許  
且怵以死淦曰父喪未葬老母思歸成疾一旦身任吏事  
畱滯異鄉抱恨何極是淦之生也不如死倘能寬假數月  
扶櫬歸里則心少盡不然惟有引頸待命耳方伯感動復  
爲力請始許仍使人導之出疆抵家葬父後閉戶不出母

卒哭三年喪并哭其父之死國也未嘗一日輟當事屢徵  
之不起或勸之出淦慷慨泣下曰吾極知今日用人不次  
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卽令淦提三寸管與  
諸少年角技亦未必不得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溯而上  
世爲亾國師保受恩深厚非他族比也已矣長爲農夫以  
沒世矣生子不令應試僅知書識字明大義而已終不出  
遂爲讐家所陷禍幾不測賴當事多知淦者且廉其無他

心反坐讐家得無恙淦于世味一無慕惟好佳山水五岳

四瀆足跡幾遍芒屨所至形勝必搜歸則杜門却掃罕接

時輩自號滄浪水樵知交或過訪酒酣耳熱輒狂呼大叫

或仰天歔歔泣數行下時人不得而知也生平好學至老

彌篤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同時耆舊如張鳧客徐子山

余生生間古古魏叔子余不遠徐昭法孫宇台胡星卿屈

翁山杜于皇蔣前民陳元孝宗子發黃仙裳屠東蒙陸懸

圃輩皆樂與之交或未面而傳誦其文以爲高最好推解

遇窮乏無所惜雖素不相能者有急來告則忘其懟而盡

力周之人以爲難

外史氏曰余遇李季子於邗上年已七十矣偶詢其先人遺事猶嗚咽作孺子泣嗟乎此其爲有終身之慕者歟

心齋居士傳

心齋居士潮張姓字山來新安人也父黃嶽公順治己丑進士督學山東以廉明著一時拔盡孤寒案下皆知名士山東士大夫至今譽之既老僑居江都遂家焉潮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補諸生以文鳴大江南北累試不第以貲爲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自號心齋居士通二氏學作亦禪錄機鋒針對與善知識同其棒喝集唐人詩句與佺理通者爲仙經十二章曰唐音丹笈若

聯莊聯騷則將與蒙叟靈均並驅矣集蘭亭聖教十七帖  
十三行歷朝名家帖中字爲七律句如千首曰心齋集字  
詩作七言古詩爲制藝體文如千篇其聊復集則賦序傳  
記論贊疏表冊檄書啓辭辯箴頌跋引連珠之體俱備作  
七療與枚生七發同其辭旨作雜俎一編酒令彈詞算法  
燈謎罔不具其少婦死作清淚痕五十律以哀之屬而和  
者通國輯近代諸名家古文一百五十種上自經史詮解  
下至鳥獸草木微言作叢書三部又輯時輩新奇怪異之  
文數千篇爲虞初新志爲人端方質直舉止不苟爲文則  
風流瀟灑如廣平之賦梅花讀者無不愛焉又著筆歌填  
詞爲嘻笑唾罵悲哀涕泣排場局以自娛自悼著述等身  
名走四海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  
居士矣居士性沉靜寡嗜慾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  
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  
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  
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或囊匱則宛轉

以濟蓋居士未嘗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爲之耳居士年未五十以嗜學故耳充平居俗人大聲疾呼皆不聞若佳客與之論詩文晰道理講經濟之學辯上下古今數千年以來事雖柔聲低語無一字不答也客怪而問曰海內皆知先生聾矣然吾與談數日來未嘗片語不聞也人言固不足信哉居士歎曰某果褻如數年矣然與世俗殊若夫淫蕩之聲荒唐之辭背謬之論非禮不經之言卽啞鳴叱咤如雷如霆實不聞也非天下之至聾乎於是客乃大笑而退

外史氏曰歲丙子予客邗上者幾一載爲文多就正先生先生亦以爲孺子可教不吝評閱予又與其從子紹基交好稔知先生之爲人且通國皆稱焉可以爲邗人士式矣故爲之傳

海廣居士傳

海廣居士姓茅氏名大用字順泉鎮江人也幼性孝事二親能盡力父隱吾教之甚嚴稍不合輒提以杖居士怡然受之無違也母項除夕卒終身遇忌日必哀號痛哭竟晝夜元旦戎家人於已勿行慶賀禮尤好山水遊嘗獨汎艇子登金焦仰天長嘯其聲逐洪濤排巨浪乃至江雲變色而後已每欲往登天都九華匡廬南岳一瀉其胸中之鬱因父老不果後父卒哀痛如母喪天啟間貂璫蠲禍居士

歎息曰此何時也尚欲從帖括中求功名富貴哉欲爲君子耶則勢不容欲爲小人耶則吾不敢於是遂棄筆硯業貨殖逐什一以自給號海廣居士云有招之持籌者輒謝曰吾特隱於此耳富厚豈我所欲哉卒不往甲申國變白衣冠號泣江畔人皆笑爲迂居士卒不顧終七日喪乃已後天下大定竟故衣冠以終老

外史氏曰吾聞居士善貨殖然不逐逐於利囊有贏餘輒分贈貧交未嘗或吝喜談忠義事以理學自任蓋異於今之空言者矣



張季超傳

張季超，徐州人。父垣，崇禎癸酉孝廉，判河南歸德府。有異績，遷徐州權使。甲申，北都陷，江南史相國聞垣材，檄監鎮帥高傑軍。時中原流賊未平，相國令傑移軍許州，而垣從之。旣而許定，國殺傑，併其軍。垣不屈死。時季超才三歲，聞父死，號泣呼天者累日。母力勸，始解。蓋其孝天性也。弱冠通經史，能詩善書法。工繪事，精篆刻。或勸之進取，則默然不應。有心計，善運籌。悉以父業讓諸昆，獨携數百金經

營家產數歲成素封任俠慷慨以急告者無不應闕梓里  
自流氛擾亂後子弟多失學置義學三分上中下初成材  
者舍上館將成材者舍中館未成材者舍下館歲有廩月  
有課十年多所成就順治中歲凶民飢卽捐麥六千斛以  
賑性愛客士至者如歸遇好友輒作長夜飲醉則擊唾壺  
歌嗚嗚或追思先人死於王事輒泣數行下或呼天長號  
座客皆流涕乃止卒年四十有二  
外史氏曰鼎革以來智能之士心傷先人多老死蒿萊不  
求仕進若季超先生彭城奇男子也而竟以詩酒終往想  
其人不禁慨然三歎矣

其人不禁泚然三覆矣

農丈人傳

農丈人者當塗理學先生唐懷育啓聖之季子也啓聖性端方博學尚氣節前崇禎朝舉諸生以文章道義著江左建當仁館於黃池集四方君子講學於中造就人材以躬行實履爲本不尚虛辭不崇文飾其教子也尤嚴一步一趨必使合規矩中繩墨稍不知道輒撻之流血不少假借有三子皆賢能讀書尚古農丈人生有至性數歲事父母卽能盡道父患篤疾百治不瘳農丈人憂之籲天求代向

斗稽顙累日夕不寐父病益劇乃禱上下神祇操利刃割左股肉作羹雜糜以進之父食病卽瘳又十餘年而始卒農丈人哀毀骨立痛哭不欲生旣葬泣血三年未嘗一嬉笑母卒亦如之於是鄉黨宗族皆稱孝焉農丈人通天官之學其言屢中性恬淡一切富貴皆視之如浮雲耕田鑿井外世事俱不問旣老自號曰農丈人性好遊農工畢輒負笠擔簦走天都匡廬登齊雲落星仰天長嘯或鼓腹高歌而已農丈人名昇字旭如著有天官書十卷藏於家外史氏曰丈人不屑屑富貴利達故終身不求仕進隱居耕田有鹿門之風焉識天學知機祥豈古之所謂隱君子者耶

割股雖非常道然迫于愛慕動于不自知何嘗非至性中流出若以爲毀傷身體譏之則腐且陋矣况古人有願以身代者一身不更大於一股乎獨非父母所遺乎文中百治不瘳病益劇雅善斟酌足以箝千古庸夫之

口舌

陽羨欲翔董士位

文中百世不惑... 願以良為首... 中流砥柱... 惟田亦與門之風... 快史丑田文人...

周隱吏傳

周隱吏爽其字美如號肇敏山陽人也幼穎異絕倫讀書過目輒成誦數歲即博通經史以制藝鳴淮以南十歲為邑博士弟子員十五舉孝廉數上公車不第至崇禎末始成進士以憂旋里甲申李賊陷京師莊烈皇帝殉宗社哀詔至乃設位北嚮哭極哀至骨立求死左右力勸之乃解福王立南都授戶部主事以勤著乙酉我

朝定江南即居金陵不求仕進常策蹇驢挈酒榼登雨花天

關自歌自飲酒酣耳熱則仰天嗚嗚或北望涕零至嗚咽  
不能出聲然後已或汎舟桃葉或揚帆江上一琴一鶴飄  
然往來於水次人望之如神仙也或肩輿入棲霞登攝山  
最高峰放聲長號呼天痛哭人不得而知彼亦無求人知  
也同年同官皆得方面大僚常使人諷之求進日以君之  
才苟能流動於世不難立取卿貳何爲踽踽涼涼自苦如  
是耶答曰人各有志金陵古稱名勝吾將終老是鄉矣卽  
高士萬年少常郵書慰之曰方朔之於金馬門梅福之於  
吳市門豈無意乎卒不應竟鬱鬱以死

外史氏曰明亾士大夫趨名如鶩惟恐不先而爲高才捷  
足者得去乃先生竟恬然自處深得老氏之旨者耶嗚呼  
可謂高曠之流矣

王螺山傳

王螺山王藻字質夫江都人螺山成進士後之號也性端  
方言動視聽必軌於正博學尙氣節爲諸生卽以文章道  
義著江淮南北崇禎壬午舉孝廉癸未登楊庭鑑榜令浙  
江慈溪有異政邑人有神明之號甲申國變思陵崩哀詔  
下螺山哀號不食者累日求死左右力勸曰天下事尙可  
爲也人臣志在滅賊復社稷爲忠可徒死乎乃解遂計城  
守修戰具思翼新主旣而福王立南都螺山大喜夙興夜

宋勵精撫字以應之及我兵定江南遂偕諸老成輔魯王  
監國守錢塘累遷太常少卿督軍保紹興及錢塘失守監  
國走海島紹興下螺山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家人  
趨  
救免嚴守之得不死后我

朝大定天下知天命攸在遂隱居不出閉戶不與時人通每  
與子弟言及前朝卽泫泫淚下嘗獨處一室輒咄咄書空  
喃喃自語或撫膺太息或跌足涕零左右竟不知其何爲  
而然也螺山旣絕意當世又戒其子方岐方魏弗求進取  
故二子博學善屬文皆以布衣老初螺山令慈溪時首拔  
童子姚亦方者志士也明亾棄巾衫來依螺山往往無人  
時師弟相對悲啼久之亦方成顛疾每一動念疾輒作作  
則踊躍踴踴遶屋而泣竟以顛死螺山終身不薙髮不改  
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剩得乾乾  
淨淨身四大旣崩神失散這篇草稿付誰人擲筆而死年  
六十六

外史氏曰明亾諸臣效首陽之節也指不勝屈若螺山先



生輩終身不忘前朝多隱晦不自著老死不肯見人故人亦無聞焉亦方一介士耳亦拳拳懷念不置乃至顛死嗚呼水土之恩豈敢忘哉

吳必冕傳

吳必冕字周之歙縣人父士埜以鹽筴起家揚州稱素封遂占籍焉母黃有婦德生必冕昆季二人早卒後母楊舉一弟心嬖之必冕體母意待之甚愛必冕少時屢遭大難至急處必有神佑卒無恙他日方讀書樓頭心動遽起忽耳畔飛矢來中其座右柱大驚失色細偵之乃後母舅射入者於是事母益謹毋敢或懈明亾棄舉子業賈於楚有心計善籌畫每以薄貲經營多獲大息尚游俠好爭強角

勝喜鬪雞走狗馳馬試劍揮千金勿惜有勸之進取者曰  
以子之材不難青紫何自卑若此耶對曰吾將隱於賈以  
行吾志而已或讒必冕於父謂其近狹斜多浪破貲本父  
大怒方欲掣之歸而必冕已挾重資還上於父核之多獲  
息大半父大喜始悟曩者讒間言也父歿析家財後母閉  
必冕比季書室中以囊橐悉運貯壻家然後以現財分必  
冕昆季竟勿爭旣而母所寄貲盡爲壻沒遺腹一弟貧無  
資生必冕昆季析以已財教養成立弟又不善生產屢墮  
其業必冕昆季屢爲起之二弟困數奇失其業必冕乃出  
數千金與之賈旣獲大息必冕盡本與之姻家閱其賈於  
京口順治己亥遭寇難貧且老必冕爲償宿負携其夫婦  
歸養之終老無息明年戊寅必冕年九十矣猶強健如少  
壯持已益恭接人益溫無衰狀云

外史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必冕能孝於父母  
友於兄弟則得其本矣若鬪雞走狗馳馬試劍爭長角勝  
之末烏足以掩之哉

之末流故以辭之對其...  
之末流故以辭之對其...  
之末流故以辭之對其...

出... 益... 辭...  
出... 益... 辭...  
出... 益... 辭...

其... 之... 辭...  
其... 之... 辭...  
其... 之... 辭...

其... 之... 辭...  
其... 之... 辭...  
其... 之... 辭...

李二曲傳

李二曲名禹字中孚二曲其號也陝西蟄屋縣人性端方  
言行不苟博學工文章於聖賢經傳無不究其奧明亡隱  
居山中講學四方負笈從者接踵嘗謂門人曰歷來聖賢  
相傳之道在一誠字人苟能着脚一誠字則本性自能發  
明而天理渾然充溢於中不求用力去人欲而人欲去矣  
故子思子反覆申言誠字者實為學者第一層進道工夫  
也故盡其性誠也盡人之性誠也乃至於經綸天下亦誠

也諸子果能盡其誠則純乎天理矣操此誠而處常則能  
盡乎經操此誠而處變則能達乎權而各得其中爲法於  
天下而莫違垂教於後世而不敝誠也者天下之大本而  
爲聖爲賢之機樞也諸子其勉之後當事以博學宏詞薦  
於

朝徵書數下迫就道皆引疾固辭不出同時有李雪木者亦  
以道學名學者稱關中二李云

外史氏曰人或言二曲學祖姚江陽儒陰釋以蕪瞽天下  
肆力攻擊朱子云然予讀其所著論道書則純如也抑或  
別有他書祖姚江者耶果爾吾當火是傳

贊更饒別致

新安雲逸吳啟鵬

矣

惟云

誠

贊又贈服雖

詳其意其意

服下以書與其出青服果爾其意其意

李長祚字延溪興化人文定公春芳之曾孫也至孝父母

### 李長祚傳

蚤卒既長思念愈切人或言及則涔涔淚下性剛介廉潔

自愛為諸生時即以端方稱舉崇禎己卯孝廉居鄉未嘗

投一刺於郡邑癸未試禮部中州劉文正理順識其卷欲

以冠天下不果下第還里即閉戶不出明年京師陷於賊

莊烈殉社稷長祚白衣冠號泣者累日夕欲死以報國家

人力勸之乃免又明年我

晉書卷六

朝定江南如臯鄉紳李大生之椿杭節死有惡長祚者構蜚  
語誣其曾黨之椿以故產遂破家徒四壁朝夕匱饗食不  
能出門戶乃遁跡射陂之唐橋帥子弟耕田而食鑿井而  
飲下帷讀書志不與時人通與之往還者惟八寶處士王  
築夫巖及同邑逸民陸懸圃廷掄兄子大理丞清三人而  
已康熙辛亥夏五月長祚病欲死招三人來爲題東山觀  
日圖乃京口名手莫氏所寫有烟雲飛舞之妙三人題畢  
長祚覽之泣數行下而卒年七十有四鄉黨無不痛悼歎  
息焉

外史氏曰長祚自癸未不第卒以孝廉終其身使之勇於  
功名當 盛世出而爲仕行其所學未必無補於蒼生也  
嗟乎竟以隱逸死哉

高主事傳

高主事承埏字寓公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官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靖難時抗節死謚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歷官膠州知州以循吏稱祖林諸生至孝居母喪哀毀甫小祥而歿以子貴贈如其官父道素天才明銳賦性耿介登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工部屯田司郎中承埏少好讀書有文名舉崇禎庚辰進士授遷安知縣境極邊十年間凡三被兵歲游饑民多流亡逋賦累鉅萬承

挺至卽賑饑全活數千人申請緩征積逋招撫流移民復業者千七百戶天津糧艘阻水山海關及廣寧前屯衛諸軍餉不繼督撫令州縣民陸運以濟遷安派運四千石承挺抗論屯社有多寡賦役之繁簡因之灤州民社四十一屯二十六額賦八萬有奇遷安三屯十四社賦不滿二萬是一灤足當四遷也力請減二千石以屬灤復計天津去遷安遠往反千餘里運米一鍾費且數鍾莫若令富民就近墊運山海前屯俟水泮舟通給還不願者卽抵明年屯糧議上報可省民財萬計又示令賫錢至山海買米轉運前屯衛民尤以爲便遷安土瘠雨暘失時多不收承挺倣江南桔槔法所在鑿渠通巨壑欲灌溉則輓水而入遇泛濫則決防而洩於是旱潦無虞汗萊盡闢初邑多豪強投獻勲戚避役逋賦偏累編民承挺鋤抑之盡復歸其原里邑又多投伍爲兵抗糧虐民者悉置之法期年一邑肅然民懷吏畏稱上治焉壬午春調繁寶坻俗多越訴每檄提輒破中人產承挺嚴懲之不少貸畿輔多中貴豪猾常倚



藉爲暴至是相戒不敢犯民間生子每私自閹割承堦引律禁止不許終其任無私闖者寶坻之埋珠莊與玉田豐潤接壤大盜僞平王嘯聚至千餘人勢猖獗承堦授計壯士禽斬之三邑皆安乃平里役定解戶清侵占核飛灑詭寄除籽粒增額寢改徵馬戶草料開倒匝洪以利舟楫力請以剝船百有二十仍舊歸武清通州而寶坻稍協濟其費良法畢舉清惠四著焉是冬大兵圍城民鑿於九年城破之慘震恐不知所爲承堦集士民告曰無恐某誓與城爲存亡乃部勒士民擐甲城守飛矢雨集外援不至吏民皆失色承堦風雪中蓐食宿城上顧盼指揮意氣自如凡九攻輒九却之遂解圍去癸未夏四月朔大兵還自山東復圍城承堦堅壁清野竭力捍禦保孤城爲京師屏蔽至二十四日以守嚴不克而退因募壯士乘其惰歸奪還難民二千有奇事聞烈皇帝下詔褒之曰高承堦全城却敵功在封疆着從優另敘當事嫉其功再調知涇縣涇介旌德太平青陽石埭四邑間多叢山大箐常爲盜藪承

挺力行保甲法四境晏然涇人尙氣好訟承挺敏於決斷  
兩造莫不悅服罰鍰自積穀備賑外絲毫無所取邑有廉  
明之稱暇集子弟講學於水西書院生儒翕然嚮化涇人  
歌之曰琴谿泉清且芬昂山阜青入雲誰其比高使君遷  
工部虞衡司主事上書爲父表白得復還原職進階一級  
卽以養母乞歸隱居不出以憂死疾革賦詩有云變境天  
同夢遺民史闕文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讀者傷之  
外史氏曰吾聞之涇之父老云寓公先生自遷安寶坻政  
成再調涇縣其治涇也廉明寬裕臨事沉毅有威望人不  
敢干以私定踐更均官馬革加耗絕餽遺治豪強撫孱弱  
日用薪蔬咸給平價要人絡繹不飭廚傳訟簡民安廓然  
大治邑人至今思之不忘而春秋禋祀於水西書院不輟  
焉嗚呼誦其遺詩而歎世之僅以循吏稱先生者知之猶  
未盡也已

郭高士傳

郭維翰字均衛號石溪上元人也其先太原人八世祖思永前朝丙戌進士歷仕南京儀部郎卒於官家貧喪不能歸遂家焉祖坦菴以明經授司理隱居不仕通易著有易經解疑正誼行世父秀厓爲上舍生舉五子皆力儒維翰居長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通經史善辭賦工書法每揮毫落紙人爭寶之精爽性澹泊不愛聲色貨利與人交光風霽月吟域俱化故一時名流皆樂與往還至孝二親歿

皆哀毀骨立終身茹蔬父卒時諸弟俱幼讀書授室皆其一力成之三弟早歿遺一女撫育遣嫁一如已出弟婦守志依之以老終其身無間言也維翰於前朝考授縣貳鼎革後以母老輒棄去奉母丘壑以終天年順治間內閣周公奉

命繭絲江寧知其賢以賓禮之無大小悉以詢會海寇迫城人情恟恟將軍疑有內應欲盡屠城中民維翰力言於周公轉白制府乃獲免時軍士乘亂出鄉掠婦女無筭維翰聞之亟白周公言於制府暨將軍悉放還及曹司空繼任禮之如周公維翰佐之以廉不干以私數十襪如一日也天性篤於友誼凡朋友之急知無不周解衣推食惟恐或後與同里楊公美善公美祝髮雲遊遺女許字未嫁卽具奩以歸及女卒又資之以葬其樂善好施指不勝屈雖在窮乏中必稱貸以應年六十有八以無疾而歿聞者莫不

流涕

外史氏曰吾聞之金陵父老云均衛先生孝友人也

力於二親待諸仲逾尋常爲人和藹謙退有老氏風而於  
友朋之際尤再三致意焉噫交道難矣今之世惟酒肉是  
視及至死生貴賤之間未嘗不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真者  
鮮矣何迺得之於先生耶至寇薄金陵城中千百萬戶搖  
動矣藉其一言轉禍爲福當時方之魯東海焉宜乎其卒  
也流涕滿巷

留溪外傳卷七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廉部

武昌獄吏

長垣尉

興化巡檢

三元宮道人

陳素人並人

劉芳高

三河令

高平令

韓八水

日廉士

能吏

曹永定令

韓都閫

廬陵令

高戶部

余御史

余中丞

余中丞

余憲史

高可暗

戴對令

留溪外傳卷七廉能部

江陰陳鼎定九日稿

武昌獄吏傳

武昌獄吏汪金章字黻雲浙江人性孝幼失母既長思之

甚切乃倩畫工圖母狀屢以示家人皆曰不類金章痛之

復倩工圖之垂千幅皆不類及末一幅家人皆曰類矣乃

事之如生弱冠補吏考滿得武昌司獄抵任盡除獄中弊

武昌省會地臬司無獄湖北八郡邑重囚皆置其獄初汚

穢甚凡囚入不死卽病金章至新厨舍潔居處寒者給以絮饑者資以糧囚至如歸不知身在囹圄也故事凡臬司抵任必先視獄後官多驕貴以獄爲不祥地皆不肯視久矣三韓王星聚毓賢爲臬憲甫下車卽欲詣獄太守固辭之弗聽曰國家以湖北民命付我安敢不慎而委之下吏乎竟詣見獄中井井囚無憂色大奇之乃曰昔于公爲吏獄無冤死後世子孫昌大子能如是他日庸可量乎於是金章益勤慎凡囚有冤者必白太守太守武周南廷适大同人也亦以廉潔著卽轉白王公王公復虛中廉察因多平反王公勤於治案無滯牘三年之內獄屢空每空金章必治酒延同官作俳優排塲之樂縱百姓入觀父老歎曰此至治之世也非上下廉潔仁愛烏能至此哉乘水須臾死一覩其盛乎乃策杖携幼相與觀劇於獄中

外史氏曰獄吏官之最卑者也然其擅威福則雖王公大人亦必爲之屈伏者以其能生殺人也史所載獄吏惟于公稱善詎千載下復有汪君耶



王公爲臬司而汪公又爲獄吏此一路福星也案無滯  
牘一語尤爲治獄要着

新安心齋張潮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獄吏能之豈非僅見  
又得明允之司開誠獎勵囹圄中無復楚囚對泣尤爲  
斯世所難噫吾安得在位者盡如二公俾官無濫刑民  
多全活哉亟登之梓以勸百爾君子

新安雲逸吳啓鵬

### 長垣尉傳

長垣尉浙江山陰人失其姓名少有材智補吏性端慤廉  
謹不肯舞文侮法同曹皆嚴憚之考滿謁選得長垣尉勾  
伏攝隱令不及也豪強奸猾皆畏之以是邑中宿盜多避  
去四境肅然令賢之凡有疑獄多下尉治無不立白百姓  
以神君呼之邑有田家少婦歸寧去家三十里道皆山徑  
嶽巖險仄往來跨衛以爲常居久之夫策衛來迎其母固  
留明日反夫留衛去次日少婦自跨衛還衛壯者也至半

道見少年策牝衛前行牡衛長鳴飛奔直前妬牝衛少婦  
與少年皆墜地見兩衛妬皆心動遂於林中私焉少頃有  
羣騎呼咤來皆驚各倉皇跨衛而少年竟策少婦牡衛飛  
馳而去轉睫失所在少婦不得已策牝衛歸夫怪之少婦  
慚自經死母家訟之官繫獄數月不決令檄尉治之尉集  
犯庭下訊牝衛牝衛不對長鳴而已尉曰已得真犯矣揮  
衆去密令一胥逸牝衛於道遙伺之牝衛直奔故主廬逮  
其主一訊卽服後以不善事上官註下考罷歸

外史氏曰假使尉爲守土吏則一邑自無冤民爲封疆大  
吏則數千里無冤民矣惜乎以尉猶不得終其官也

興化巡檢傳

興化巡檢不知其姓名浙江山陰人也幼有膂力膽甚雄  
數歲與羣兒戲山中一兒爲大蛇盤繞羣兒皆驚走獨不  
行舉巨石三擊蛇要害蛇斃兒得無恙歸旣壯補吏考滿  
得福建永定縣興化司巡檢衙署在萬山中當上杭潮陽  
要道多大盜出沒其間巡檢於當路掘大坑深十餘丈日  
則覆板以通往來夜則爲機版下使一人守之戒百姓勿  
夜行盜出度板轉其機悉墮溪坑中不得出盜或足肩相

累而上者守機人卽以大棒擊之輒下明日盡縛以見令  
令卽命巡檢治之乃集羣盜坐堂下告之曰若等豈好爲  
盜哉患饑寒耳今皆駢斬矣盜皆叩首乞命巡檢曰果能  
改行從善吾力能保汝不死盜皆曰願奉教曰汝輩能携  
妻子來結舍吾署旁墾荒山種茶爲業乎盜皆曰諾於是  
悉縱之去期七日來七日盜悉至而巡檢已爲之結廬備  
爨具矣盜至如歸悉種茶自給三年荒山成市其境絕盜  
患

外史氏曰百姓爲盜豈性使然哉苦饑寒而有司無法以  
安置反驅之爲耳觀興化巡檢知良有司不易得而盜皆  
可化也

巡檢洵有大才惜不得用于朝爲大吏耳世豈果無人

哉 新安心齋張潮

擒盜以智化盜以仁仁智兼施遂令革心歸命賢哉巡

檢視黃霸之治潁川張綱之治廣陵無多讓耳 新安雲

逸吳啓鵬

三元宮道人傳

三元宮道人失其姓氏如阜人也性廉介非其力不食無功而人或餽遺者輒不受冬夏一單布衣外無他物既老力衰爲三元宮道士炊以餬口淳謹誠實無絲毫僞人多重之或憐其衣履久已肘露踵決與之一貫令新之道人不受固強之曰我素無功於居士又素無怨於居士奈何竟欲強我爲鷄豚乎某雖貧賤不欲來生爲居士家鷄豚也卒不受昏夜有遺金五十兩於宮外道人得之啟函知

爲雲間詩人倪臣世物也時倪館於宮左道人卽持金早起扣扉以還倪願分半與之道人大怒曰噫先生何厚視已而薄視人耶世有臘月單衣得遺金不沒而願分其半者乎不顧而去他日過廣陵市中有遺黃金百兩於道道人得之坐守於市三日遺金人不至道人以事欲亟歸乃遍榜通城期會於三元宮經二旬餘遺金人方至臯卒舉原函還之遺金人請報德道人不顧而唾乃已

外史氏曰世之人窮極奸巧以取人金惟恐不得况遺者乎况得遺而守之還之者乎道人誠古君子哉

陳素人名潔江陰聞韶里人也性廉介生平不苟取家貧  
謝徒自食妻戚繙繙以佐叔某乾沒多金至數寸萬素人  
惡之終歲不與見元日入賀一拜卽行嘗絕炊夫婦輒餓  
兩三日不肯以貧告人善爲文諸先輩如曹子玉先生現

者乎。不顧而去。他日過廣陵市。中有遺黃金百兩於道。道  
人得之。坐守於市三日。遺金人不至。道人以事欲返。歸乃  
遍榜通城。期會於三元宮。經旬餘。遺金人方至。阜舉  
原函還之。遺金人請報德。道人不顧而唾乃已。

平尺。其數而守之。數之。清平。其人。端古。昏于。楚。得况。遺者。

### 陳素人傳

陳素人名潔。江陰聞韶里人也。性廉介。生平不苟。取家貧  
訓徒。自食妻戚。緝繡以佐叔。某乾沒多金。至數十萬。素人  
惡之。終歲不與見。元旦入賀。一拜即行。嘗絕炊。夫婦輒餓  
兩三日。不肯以貧告人。善爲文。諸先輩如曹子玉先生。玠  
皆重之。里有富翁殺姪。以踞其產。年七十。命其子持五十  
金。丐素人作文爲壽。素人揮去之。弗顧。或勸之曰。子食貧  
有年矣。半生館穀。不足餬口。曷不受以治產。少助薪水乎。

答曰此大不義人之物縱餓死吾不忍受也崇禎間歲凶石米三緡累日不舉火冬大雪深數尺夫婦相對坐牛衣中讀書緝繡欣然自樂其叔憐之令家僮負米一釜與之素人不受三進三卻之妻大悅曰吾今日始知足下高節之堅也明年舉諸生學使者愛其文廉知其貧與之餼素人不受曰廩祿例循次而食次不應某某敢辭使者曰吾以文不以次彼次者不文吾何食焉固與之乃受明亾卽棄巾衫夫婦耕田以老年俱九十有八

外史氏曰戰國時子先世有仲子以廉稱然其兄蓋未聞不義也而仲子辟兄離母失孝弟故大賢不取今吾族素人之叔徇利多行不義其所與辭之宜也則其廉出仲子上矣

斯日乃有斯人乎贊語更佳

新安心齋張潮

素人行其廉妻能悅其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非天地間有數人物乎求諸往古唯梁孟足以方之若王仲儒顧蓬髮歷齒而慙不及遠矣傳贊俱工熟讀一過覺有



謾謾清風生於楮墨

新安雲逸吳啓鵬

開在... 人... 守... 未... 請... 古... 聖... 流... 以... 之... 浩... 正... 中... 論...  
... 人... 其... 浪... 裏... 前... 於... 其... 味... 來... 不... 可... 亦... 然... 心... 分... 未... 天... 地...

劉芳高傳

劉芳高字元升新安人也性廉介幼讀書通大義惡虛詐不肯枉道以干人既壯服賈亦不肯以詐道取利所賈多不得大息見市井之趨末逐巧而以詐取財者嘗疾首痛心之其子既長芳高卽以貲付之令經營以爲給日毋以詐取利已則家居不出嘗曰吾安能以浩浩之身與世俗狡儉見趨詐道哉不如杜門苟延也既而其子遠賈兵阻數年不得歸薪水告乏芳高盡棄其產以餬口久之不能

支日炊米一甌拾枯薪以舉火不繼則餓數日夕終不肯  
告人族有富翁憐之欲設館授之餐使人道其意芳高大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而使人哀之而進食辱莫大焉不  
如死富翁乃止或以錢數貫穀數斗從容婉轉以進芳高  
曰此物何爲至者哉得之天耶得之人耶吾食天者也食  
人則違天違天不祥固却之不受然已不食五日矣四顧  
室中無他物僅一門負去易米數升以爲餐米盡登岑山  
投崖死年六十

外史氏曰今之市井取利也多以詐不以詐則不得利芳  
高稔知之矣故甘餓死而終不食世俗以詐來者嗚呼廉  
矣哉亦忿矣哉

三河令傳 三河令

三河令曾紹唯字韶季號幼弦太倉州人宗聖公裔也自  
中州徙來十世俱業儒父之穎有隱德紹唯生有至性年  
十二母孫卒一號幾絕父卒亦如之鄉黨宗族皆稱孝焉  
順治二年以詩經魁江南捷至賀客大集紹唯獨閉一室  
爲兒啼以父不及見故也既貴或以情謁者輒固拒之不  
見曰吾敢以私亂縣官法乎公車累上不第乃謁選得三  
河令地當山海衝要我

朝定鼎方十餘年瘡痍未盡復紹唯潔已愛民多方撫循境  
有章京三員主緝盜賊逃軍其胥多侮法或株及無辜紹  
唯力爲直焉時

世祖章皇帝東巡過邑見四境大治國無遊民埜無荒土深  
嘉歎之三年報政稱最

特恩超擢而紹唯以疾卒矣年五十有二  
外史氏曰余客京師嘗過三河父老每道曾君之治無  
不垂涕曰吾邑最苦者緝捕逃人莊頭三害及曾君治而

三害除民得甦今已矣悲哉其去後之思如此

三害

高平令傳

高平令自良玉字田生四川梓潼縣孝廉也爲人端方正直及令高平以廉明著猾吏畏之皆棄祿去地方豪惡多他徙三年盜賊不興奸宄絕迹四境大治百姓愛之如父母他日有胥期不至令詰之胥告曰某妻爲鬼所魅以是失期令怪其妄叱曰曷不訟是鬼明日胥果以狀進令自悔失言不得已可其詞姑作檄驅之鬼果去於是一邑皆知鬼畏令凡被祟者皆來告令亦自恃方正無他媿竟行

之祟罔不除邑中有男子爲傭祟者病且死匍匐告之令  
卽焚傭毀廟而禍除有諸生婦爲狐祟者愬於令令方欲  
自詣鄉徵賦道其里心擬過其家狐知之謂婦曰速除堂  
室明早白青天至矣此正直人也吾當避之及令至其家  
而狐已去後竟不復至婦得無恙久之諸郡邑無遠近被  
祟者皆來告積鬼案如山令一一爲檄驅之祟皆絕百姓  
奉之如神罔敢爲惡而一邑以化內陞部曹卒於京邸  
外史氏曰道莫大於無欲無欲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鬼神合其精而至大至剛之氣充塞兩間矣又何祟  
之不畏哉

八水國... 冠童子軍補博士... 既長

室明早白青天至矣此正市人也吾當避之及今至其家  
而孤已矣後竟不復至婦得無人之道鄉邑無遠近被

之不昂婦尚散為惡而也化時部曹卒於京邸

其間畧合其計而至大至國之歲寒寒雨間矣又何巢

韓八水傳

韓八水國植字君維八水其號也陝西涇陽人生而穎異

七歲能文十一冠童子軍補博士弟子員名震關中既長

博通經史淹貫百家性孝友事二親能盡力待後母弟以

愛萬曆壬子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常州府武進令

有異政邑人至今思之報最遷永平司李抵任念郡城殘

破之餘百姓驕悍忘禮義乃設義學置膳田以教子弟一  
時風氣丕變頓成淳俗甲戌陞戶部主事監大運倉凡二  
年興革盡道士馬飽騰轉戶部郎中理漕管河皆稱職思  
宗聞其材大悅乃手詔令督省直餉務時內帑告匱軍需  
甚急國植受命而出不半月催入金錢五十餘萬京軍得  
果腹乃解遵化圍甫三月催入京者又三百五十萬計功  
論俸當遷副憲以不善事權貴也竟轉四川成都守時成  
都益殘破城垣傾圮荆棘滿目國植抵任卽授各邑令方  
略使體而行之於是三十一城頓生起色乃修城垣練民  
兵治戰守之具不三月而大備十三年冬獻逆入犯成都  
三面環江惟西城通陸人多患之國植擇能吏買竹編籬  
障江蓄水隨其勢而導之不兩日忽成巨浸汪洋環城賊  
至見水天一色不辨牛馬望洋而退於是撫按以首功特  
薦進二級壬午冬入覲攜家駐揚而甲申國變矣乙酉自  
揚奔浙隱居西湖葛嶺下未幾南都定乃抑鬱成疾諸子  
進以藥不食曰國破君亾奚以生爲竟不食而死年六十





四歲  
外史氏曰八水先生當明數垂絕之時未能大展其學問  
而鬱鬱以死余不能不低徊太息而痛悼之也

三區  
其  
共  
湘  
廉士傳

廉士傳

廉士劉姓和名字太初江寧郡庠生也性狷介家貧以授  
徒爲業寧凍餒不肯枉道干人內兄薛斌江東大賈貨販  
適楚道出其里念其窶停舟江上遺遺五百金和力揮去  
之勿納也使者歸告斌曰吾固知劉姑夫不受也汝再賚  
往置之徑歸可耳使者受誠復至置金疾行和大呼却之  
使者飛馳不顧遂自攜金且呼且追尾至江濱見使者已  
登舟矣乃置金水涯不顧而反斌使數人邀於路亦不顧

斌慨歎久之始解維而往和竟以食貧老  
 外史氏曰嗚呼太初何視金若讐哉世之人嗜金皇皇然  
 有求而惟恐不得至不有其躬惟金之是求得一金莫不  
 攝緘滕固鎬鎬雖父母妻子有勿使一見者矣奚肯却之  
 固却之且僕僕數里追却之豈非視金若讐者哉世之人  
 愛金甚於愛父母妻子至親戚凍餓未嘗一問也求之且  
 不與分毫况不我求而亟餽重餽再三要餽惟恐其不受  
 者乎和固豪矣斌又不可謂之豪乎哉噫彼貪與鄙者可  
 以聞風而愧矣

嘉慶九年 甲子 摩 秋初  
 三日未初一刻 弘在江門署中  
 錄以時清露齋直事送西瓜素  
 黃素人使

能吏傳  
以聞風而畏  
能吏傳  
顧岱無錫人字商若一字輿山號止菴順治戊戌進士初  
授貴州銅仁郡司李以材能稱先是郡中洞蠻數爲民害  
太守不能治岱至卽單騎馳告諸洞誠勿相犯嚴禁奸猾  
不得出入洞中構生禍釁於是一郡安堵數年無殺奪之  
患去任銅民攀轅泣畱者萬計後官滇郡司馬值吳三桂  
坐鎮內懷異志外示結納官吏趨附若狂岱獨持正不與  
三桂每統兵征勦多縱淫掠以邀士心告者甚衆有司皆

能吏傳

畏懼不敢言岱欲得實案之患胥吏多侮法乃擇衙卒不  
識字者八名給以紙牌上繪男女牛羊鷄犬等像令持守  
四門凡見兵卒挾給中人并物入城者卽於像下加一墨  
圈如是者三月將以萬計岱持入告三桂曰用兵討賊欲  
安民耳今士卒入鄉橫掠民間子女六畜詐稱寇遺豈有  
寇平三月道路尚多遺棄乎他物且置勿論至於子女必  
求盡數追還以完百姓骨肉三桂難之岱卽以頭觸堦流  
血泣爲百姓請死三桂慚亟命左右扶起乃下令大索軍  
中得男女三千餘人盡歸於岱岱令互相認識或親戚或  
鄉里各集一處資送而歸百姓德之乃建祠尸祝繼遷潞  
安守以誑譎謫贛郡司馬會吳逆叛江右賊蠡起岱嚴守  
禦設民壯晝夜傳警賊不敢犯先是有賊首許某者大猾  
也諸賊皆聽頤指後降贛帥帥署爲部曲不厭其志復潛  
與賊通岱知之厚貽金帛陽爲訂交陰廉得其實乃告之  
曰吾觀君器度似非齷齪者流今若是徒以鬱鬱下位耳  
苟能爲國家盡招諸寨歸誠吾當力爲君謀叅副之職

某頓首謝曰果如此願以死報乃密言於帥表授中軍某大喜悉招其黨出降以破賊告晉秩一品而叛志遂絕於是贛南悉平帥得長驅討逆者皆岱之力也隨亦以功遷宜春郡太守既而以內憂去服滿補知臨安未幾以議罷云

外史氏曰予作傳類皆草野隱逸以緝紳德業必登一國史故勿及也而茲獨及於岱者以岱實材能有功於國卒以議去位不得與諸功能共傳後世是亦有心者之憂也故爲之傳

陸儀山曰傳中止稱材能摹寫曲盡的真良史筆法吾無間然矣

永定令傳

永定令徐印祖字御臣三韓人也幼性廉介七八歲與群兒戲市中有過客亡金一函於道印祖拾而懷之秘不與群兒言徘徊於市不去群兒促之歸印祖曰姑少待日將暮群兒數促之印祖固不肯歸少頃一客踉蹌而來大號曰天固殺我也天固殺我也印祖遮問曰客何爲者而云天殺耶客曰吾父病篤死且旦夕矣特貸金以爲衾殮資奈何至此亡去印祖曰我固拾之卒出還客客拜謝而往

印祖早失母奉繼母孝待二弟友既長以軍功授陝西咸川令有異政民德之丁父艱服闕補永定當耿逆亂後閭閻疲敝而前令多苛政民不堪命印祖至盡除其暴民大悅復輕刑罰省徭役三年大治報政稱最遷雲南石屏州牧及行父老子弟攀轅卧轍涕泣以留者萬計

外史氏曰丙子秋客揚州突有永定賈人蕭懷劉恭者來寓再拜請曰某聞君徵忠孝廉節作傳垂後敝邑徐侯廉吏也乞識不朽余以所作皆草野遺逸若縉紳則有史官在非所敢預固辭之二賈人再三垂涕固請因破格爲之傳



韓都閻傳

韓都閻暎字公臬號急菴晚號中山牧叟陝西涇陽人幼  
明敏八歲能臨鍾王書十歲出試冠童子軍十三隨大父  
宦京師父卒哀毀如成人輦下名公卿皆稱羨之曰真名  
家子也旣長居鄉以端方稱崇禎末秦中遭逆闖亂執暎  
去欲官之誓死不從則羈之獄同獄者皆憂死暎曰吾輩  
但守聖賢大義雖死何憾况生死在天不在賊乎賊敗乃  
得脫初暎大父宦遊置產江都昆仲皆僑居焉至是秦中

殘破暎來奔揚州或勸其析祖業暎曰吾家不析箸者五世矣亂離以來骨肉得相聚吾願足矣身外物烏足掛齒哉於是揚人多義之歲乙酉江南既定兩浙亦下大將軍求茂材拔暎令仙遊旣而制府艷其狀貌魁梧詢以軍旅之事暎娓娓談若指掌制府大奇之曰汝天生良將材也安用此毛錐爲遂改授右軍都閩率師入閩嘗以五百人破山賊十萬衆軍中有小韓信之稱自後每與賊戰賊望見其旗幟卽曰此小韓信軍也母得櫻其鋒輒披靡而散軍門奇其材檄叅泉州戎制府以其多制勝策調征北山賊大敗之暎與士卒同甘苦多所推解然號令嚴明所過不許秋毫犯以是士卒皆畏威懷恩樂爲之死故馬到功成而百姓多德之暎性孝聞母疾篤卽泣請終養以歸奉母天年隱居而老

外史氏曰將兵者難於與士卒同甘苦及號令嚴明也暎兼此二者故所向成功而百姓懷之也暎誠良將材哉

廬陵令傳

廬陵令陸在新字蔚文號圭菴長洲人也幼穎異十一歲  
赴郡試司理倪公長珩以刑名命題在新援筆立就有世  
治則刑官無死法有生心之語倪公大奇之補弟子員性  
孝友事二親盡道兄弟同爨者四十餘年無間言與人交  
以誠康熙丙午舉孝廉除松江教授以廉勤著湯潛菴先  
生撫吳以卓異薦遷江西廬陵令蒞任不攜妻子宿於後  
堂晨起必令禮生大聲颺聖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

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言俯伏聽受而後臨民陋規盡革屏  
絕餽遺請託除圖差弊行江南截法立子戶以便民輸將  
嘗詣鄉勸農自裹餼糧一無擾於民民有迎謁者教以孝  
悌忠信和煦如家人天旱步禱輒應瀕水汎募舟在救生  
者得活死者得屍大門外設問苦亭每朔望召父老問民  
間疾苦二門外設息事亭置兩造於中令各悔過日給米  
半升薪一束三日外兩造自願求息矣否則然後質之必  
加意詳慎務使兩造盡其辭而爲之釋服則與諸生講德

論文三年邑中大治迄以勤瘁卒於官巷哭途哀如喪考  
妣

外史氏曰先生童子時已有尚德緩刑之志故其出而爲  
政則以廉潔爲體以寬厚爲用宜乎四境之治如草偃春  
風披靡而化矣

風姑襲而分矣

近頃以氣鬱為蠱以實氣為蠱以虛氣為蠱以立平曰蠱之蠱也

似史曰曰夫虫童年執日不尚蠱幾既之法對其出

備文三平邑中大部文以選舉卒依官卷與送送文并

高戶部傳

高戶部以永字子修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太常右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抗節死靖難謚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葉縣知縣遷膠州知州並有循良聲祖枝太學生贈光祿寺署丞父道淳恩貢仕署丞贈安州知州皆以行誼稱於鄉以永性恬淡師事同里施約庵博潛心正學與其友徐善徐嘉炎兒子佑鈿砥礪文行不尚虛聲而名日益盛詩文日益工康熙壬子登賢書癸丑舉會魁

殿試後謁見座主寶坻杜文端公立德見其器宇端凝謂  
之曰子之兄寓公使君昔自遷安改令吾邑多善政踰年  
調涇縣去民到於今思之子行且作令知家有理縣譜矣  
已未授內鄉知縣路經於葉入拜其祖名宦祠下慨然曰  
葉與內鄉俱隸南陽曾王父遺愛地相去甚近敢不潔已  
愛民以無忝祖德內鄉自明季大亂流寇往來蹂躪者十  
餘年民死徙殆盡昔正賦五萬八千有奇近止八千且楊  
來嘉反襄陽與內鄉接壤軍需供億民益困至是亂初定

重兵尙駐襄陽常越境擾民且誘貧民爲廝養不勝其虐  
則逃復捕繫其親屬鄰里厲民甚以永蒞事方三日有二  
悍卒稱將軍令奪門入縛人於市以永怒執之聞於府郡  
守懼欲縱之去以永乃告之巡撫及按察使迄正其罪自  
是兵不敢復至其境民得安堵乃一意與民休息向之軍  
興加派者悉罷免邑賦分五則下則皆山地賦最輕上中  
則十倍於山寇亂後村落無十家之聚地皆荒蕪有墾荒  
者前令必兼報上中則民畏賦重輒棄去以永廣爲招徠

悉報中下則貧者給牛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流民四  
集啓闢至數萬畝非昔日之榛穢矣縣貧無鹽商食鹽惟  
有小販稱貸於河東豪家其不能償子母錢者卽以逋課  
訟之都轉鹽運使千里逮治家立破遂至引額缺而派里  
民買引以解以永知其害遇檄提力言此私逋非國課請  
其事下縣與爲期約徐償之小販無恐鹽引不缺而民免  
買引之累邑僇悍好訟以永至誠聽斷民不能欺訟漸衰  
息兼旬無敲朴聲乃以其服振興文教士多嚮風時有逃

人來自襄陽匿浙川縣八廟界而嫁禍內鄉郡守左祖之

既且因逃及叛蔓延三年每有牽連被累者以永堅持全  
活甚衆冬夏必瀕視獄中去穢惡時飲食寒給衣病給藥  
罪稍輕者卽釋之歸囹圄幾空邑不產黑鉛舊額每歲解  
京三百斤仍易諸燕市其交納費且數倍乙丑秋部議直  
省增解黑鉛十一萬斤而內鄉派加至二萬八千斤有奇  
是一縣竟居四分之一視舊額增九十餘倍矣以永馳謁巡  
撫爲民請命巡撫將入告而郡守以部議必不允尼之乃

令南陽府屬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主之費益重以永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力會舊撫遷去新撫丁思孔上疏請免格於部議而新撫亦以遷秩行協解未已以永乃彙輯歷年請免文牒刻行之曰庶使仁人君子見之惻然動念也邑自除荒徵熟令俸止六金以永不復携家在任九年僅二三老僕供執爨灑埽蕭然如山僧清苦過人戊辰擢安州知州一騾載襪被一騾載書籍而行民泣送數百里不絕以永嘗兼署鎮平浙川兩縣印惠愛能逮下兩縣人聞其行相率垂涕追送者不忍舍及抵安州廨舍不蔽風雨恬然處之州有顧某忤署篆者入以大辟繫獄以永力爲脫之得遣戍又爲致書其地長吏俾得自立迎其父就養於戍所州中皆八旗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州向有見年之役每里一人輪值實僱奸黠者爲之僱直極重諸事皆取辦見年見年取之甲戶費一索十民不堪命而有司相沿以爲便以永勒石大門外永爲禁革凡公事皆官自任



自此民獲安枕而以永心力俱竭矣直屬每遇

上行幸諸州縣則撥隨行車安站馬牒至卽遣民多告病以永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已已兼攝新安縣事適歲大飢兩地求賑者日以千計遂許發常平倉粟據史慮部不允發無從銷筭力止之以永不聽散給立盡會

上發帑金三十萬賑畿輔以永策一蹇隨一役烈日中徧歷村落問戶口幾何外來流民幾何覈其詳而與之民無餓殍八旗圈占安州民田鄴撥補淡澤安平二邑地土以

償民而地仍二邑人佃種屬其邑令代徵租給發安州人佃戶黠者每激怒邑令當各爲其民盛氣爭勝藉此得行其短少租額之陰謀安州人苦之以永心平氣和委曲調劑始使齟齬息民多沾實惠辛未長子孝本成進士州人咸手加額曰天之報施循吏不爽也州東有白洋淀衆水所會旱則涸而爲地民種麥其間所收倍他地舊額每畝官徵三升以備賑是年淀地麥茂旗丁駐保定者恃統兵官顯貴謀奪之指爲民佔馬厰地許於巡撫下令清理以

永言此固定也偶涸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廐他日水溢地  
不可得而按籍復索馬廐勢必指他地實之是民害無已  
也力持之民得刈麥爭者必欲得之百計媒孽巡撫謂親  
臨丈量則彼此心服丈地有期矣忽霖雨連日所爭地仍  
成巨浸前言驗而事得寢州人咸復手加額曰此又天爲  
我公表白使曲盡愛民之心也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外  
郎去之日囊衣篋書自隨而已民多泣送如內鄉每過一  
村必攀留奉觴數日始得出境有隨車直至都城者江南  
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胥吏借往返咨查爲漁利剥民之  
資以永欲杜其奸弊勾較察覈不憚勞勩凡錢糧已完應  
銷案及豁免者文冊到卽具稿說堂不輕議駁也江寧蘓  
州兩織造向稱利藪以永念機戶多累覈其完欠卽請題  
結一槩餽遺屏絕之癸酉夏同一百官建醮祝釐日觸熱徒  
步體大困復入部視事不少休遂得疾秋八月卒於官安  
州士民聞訃痛哭如喪考妣瓣香絮酒赴京弔奠者絡繹  
於途至必憑棺大慟皆失聲新安人來者亦如之貧不能

歸柩親故致賻始得行內鄉及鎮平浙川人聞其卒多歎  
息泣下

外史氏曰余採死事諸君子中得內鄉令龔新安州守崔  
維嶽則兩地皆殘疆矣子修先生以廉惠臨民拊循綏輯  
遺黎得更生之慶所至人歌思之有古循吏風焉使之得  
究厥用澤被斯民當無窮也位不過郎官年不登上壽天  
下惜之先生嘗賦大水百韻詩反覆悲痛狀災傷至悉而  
望爲民上者急行修救蓋自做秀才時其意固已深遠矣

余御史傳

余御史光字晦之號古峰初門人也遷應天舉嘉靖壬辰  
進士性沉毅直諒有膽畧慨士子徂於詞華無濟實用凡  
象緯形勢以及戰陣騎射靡不精討由大理評事擢御史  
著南京賦以獻賜鈔千貫宣付史館上疏請遵復祖制輔  
導皇嗣以爲太子者天下之本東宮官僚者太子之本祖  
宗建官詹事春坊之府具存實以神器主鬯攸係莫先調  
護端其範儀毋俾專習于左右婦寺是卽虞書教胄子之

留溪外傳 卷一  
規周典延冲人之托今員位久缺宜勅部慎選貞良立教  
于豫又疏議安南負固不庭郡縣其地終難于守不如止  
責其朝貢先密諭兩廣儲蓄練兵示以進勦然後諭以禍  
福可不戰而服若必欲郡縣之允當豫爲處置密諭兩廣  
雲貴積餉儲軍俟兵刃充足命帥率領分爲三隊兩廣一  
軍自龍州趨分茅攻其北雲南一軍自沅江趨老撾攻其  
南貴州一軍自金筑入其西閩廣舟師則由海道直搗其  
腹可不戰而破今不爲進師克敵策乃先遣官體問不爲

計乃遽興戎萬里是教叛者設借而先搖動我  
士民也臣愚以爲不便抑臣聞智者不獵狐而棄瓠仁者  
救同室而舍隣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宜及此蓄威養氣  
推恩鼓士一戰可破以保百年無事旣破吉囊傳檄交趾  
蔑不從矣又疏言當今重文賤武將卒無用兩京團營虛  
靡俸糧邊備廢弛國之隱憂廟堂諸臣膜不關心遼東京  
師外捍災不加恤驕將肆虐勢且逼而爲寇陝西河套沃  
壤不宜輕棄以齎盜糧云云疏入不報出巡山西舉劾嚴

明修復河中河東解梁書院延碩儒講理學其後京師土  
木繁興方士進用遣官致祭雷壇俱上疏力諫夏貴溪當  
朝巖嵩善伺其意引爲少宗伯時無有知其奸也公獨上  
疏斥嵩飭外險內鄙而多貪國之孟賊奈何以清要之地  
滋夤緣之階宜亟罷黜勿使干政又上書貴溪歷言時政  
多失嵩以宵壬取媚恐如寇公見欺丁謂悔之何及復作  
詩諷之嵩知之銜益深按粵收安南兼典鄉試值嵩攝禮  
部磨勘因劾所取文體不正語多謗訕奉旨逮獄尋釋歸

母歎哀痛悲憤而卒光忠介性成生平志圖報國

事家產宦遊所至僅攜一僕兩篋而已先是按粵者輒

多得重貲方發緹騎時校尉爭謀遣及抵光署遍檢惟俸  
銀一兩衣被皆粗敝士民環署號哭諸校亦感動反各出  
貲沿途供給勤慰備至及光歿子孟麟方數歲值嵩燄正  
熾家人畏禍夙昔論著關國是者悉火之按晉按粵奏議  
甚多茲僅存疏稿數章皆訐謨碩畫志節凜凜其發爲詩  
歌者多羈愁憂鬱不忘君國亦可想見其立身大槩云

外史氏曰明至神廟朝國是替矣卿大夫詩酒外所嚴者  
門戶而已先生思深慮遠爲國家計曲突徙薪觀數十年  
後事瞭若指掌首發分宐奸卒遭斥抑賚志蚤歿天下莫

余中丞傳

余中丞大成字集生應天人卽嘉靖朝首劾嚴嵩御史光  
之曾孫也祖孟麟以萬曆甲戌廷對第二人歷掌院學士

兼祭酒有文望父太僕卿震鳴抱異才早歿大成生而穎  
異髫髻州宛大人相懷羅古今文抒天性舉萬曆丙午舉人  
丁未成進士授北樞部再改南樞值諸曹缺並縮六符精  
勤恪慎劇政一新壬子典滇試一榜稱得人天啓辛酉調  
掌職方是時邊烽初熾大成毅然分宵旰憂當隆萬間國

家無事尙文下武參進以上必由職方推舉各有額規名  
曰謝缺故職方號爲金穴諺云天上玉皇人間職方言坐  
享富厚也大成預疏言邊釁之起實階貪帥始以賄得官  
究以官酬賄更兼權貴請託皆庸鄙私人國威奚振請自  
今凡有謝缺薦牘者卽許臣指叅報可未幾南昌以薦劾  
至隨舉劾之粵帥送海物數罍于私第發之皆兼金也家  
人馳白卽叅黜之於是朝野欽風采焉甲子請告歸乙丑  
再起魏闡專政有養子梁柱朝以叅將謀遷總兵強令推

舉不從又令大司馬喻以禍福公厲聲曰職方之頭可斷  
總兵可躡陞乎尋奉中旨諭用公繳旨上疏云爵賞朝廷  
之公權職守臣子之大分上徇其私下從其謾則國紀廢  
矣推陞宐率舊章非有奇才異能特恩之所不及梁柱朝  
庸弁耳因內臣魏忠賢之養子妄干聖諭超陞乾綱安在  
若以臣遺功不舉寧甘失職之誅勿移太阿之柄謹昧死  
封繳云云又島帥解僞俘至帥亦忠賢子欲張其功舉廟  
獻禮冀邀封爵大成陰召舌人譯審實爲降夷卽疏請緩

死時獻俘有期矣竟寢其事一日忠賢傳檄借職方貯餉  
充上用累提不予忿甚新建三殿升梁忽奉旨命職方取  
班軍三萬供役期次日漏盡點集悞者斬忠賢按旨至夕  
方發蓋以京軍散處不能卒齊則以後期殺大成也將領  
部曲素感大成聞卽互相走告云速救余職方不半夜俱  
集忠賢計沮啣益深值政府以腹戚而託堅拒之遂指躡  
陞董節事題叅削籍然節以提調陞遊擊實係正陞人謂  
大成必辯然方自幸擇難莫若輕卽日束裝歸闈悔之密

遣邏卒尾歸舟又囑方士附舟探意大成與同行者結不  
語期晝夜危坐聞無人聲抵家卽杜門謝客超然世外年  
方四十有五少妾五人同日遣之越兩日前同舟士忽求  
謁云公知某爲魏公遣乎某素仰公名知魏公必欲加害  
且將投公族于荒外意欲救公故允其囑在舟八十餘日  
觀公危坐儼若神明益深敬服其邏卒輩某俱散之矣然  
未得報故不敢露今幸如願乃出魏闈回札云得來書知  
彼人倔僵性成不知怖死殺之何益不佞已忘情于彼彼



亦忘情於我耶士卽揖別云某亦從此入山矣公可安枕無慮也大成笑曰吾自筮仕後守先祭酒遺命此身久付於國生死與我何與哉崇禎改元首徵大成仍任職方加璽卿力辭不獲甫一月以塘報一字之誤左遷歸御札下部云余大成輔銓諸臣屢屢言其清執朕憶之不忘着速追回辦職已已擢太僕正卿仍攝職方事預以躡入之憂疏聞言當邊易守將邊牆如雲鎮數處尤當速整今東方必不靖不靖必從雲鎮入條議甚悉下部議大司馬多格不行十一月邊騎果從雲鎮薄都上怒下大司馬獄機務獨倚辦之每日夜中使屢召對紅本皆不發科廷臣多不預聞大成密遣死士縋城分調各鎮星羅碁布塞其歸路都城戒嚴八十餘日援兵雲集刻期內外夾戰邊騎驚愕以賂得免大成忿網羅空設方欲嚴訊而廷臣且稱賀彌縱敘功第一辭不受上欲晉秩大司馬復力辭請告不許因懇循例謝職方回太僕尋遷太常寺卿大成凡四任職方中外秉成難進易退然業盛毀來名高忌起獨以孤忠

見諒于上御前傳旨每稱余道人而不名御書清執二字  
賜之又賜才兼文武世篤忠貞座聯一對有於上前毀之  
者上曰朕知余道人日消三文錢豆腐耳仰視不答將大  
用之值山左群盜嘯聚勢甚熾上命推舉撫臣舊制清卿  
例不外轉忌大成者力薦出撫蓋以阻其大用耳旨下卽  
毅然兼程赴傳檄各屬俱嚴城守次日擇鄉導一人爲引  
單騎直入賊壘召十八大寨渠魁宋尙營等謂之曰汝等  
不過一時避罪叢據山藪烏合衆耳今天子震怒將北發

禁加南調陪京全軍西提山右兩河驍騎東集本省鎮兵  
四面進勦汝等自揣能久存乎本院來此實憫爾等若能  
投戈自輯當力保奏且將簡用誓不汝欺賊黨見其從容  
自若言厲情真且素聞清執之名皆感泣隨率七十餘寨  
頭目詣轅請降疏聞有余大成推誠馴暴具見識力之旨  
其渠魁皆技勇過人著留帳下効力題請錄用懷忌者益  
肆嫉嗾黨奏尙營等素驍悍難制若不亟除將必逃竄以  
爲國患奉密旨令借事斬之乃密疏力保不允復奏云帝

王之道仁義而已殺降非仁變初非義曩若不准招撫誅之可也既許錄用而復行誅豈有堂堂天朝二其德于匹夫者謹將臣全家具保若尙營等逃竄反側願伏族誅云云上意方寢而議者日衆且宣露之欲速之逃以加其罪旨再下不得已乃收斬時齊東豪勢莫之敢撓大成鋤強恤弱貴介歛跡時染下血疾閉門請告值登撫孫元化麾下兵變遂力疾帥兵追援九百里外移文登撫合期進戰詎登撫誤納賊黨張燾內應卒起而登陷大成分守要害

堅壘以待上命提騎逮登撫王者意欲分登撫罪奏大成屬邑有一鄉鎮亦被掠與失陷等因並逮焉旨下萬姓驚惶輜車所過臥輟攀號數百里不絕幸上稔知卒得緩死大司寇胡瀏陽爰書有曰叛者登兵陷者登鎮農起於登而登受之登而無撫不能爲大成寬登而有撫大成非起禍之人况以病在告猶冒死追賊縱一鄉被掠何至引失陷之例給諫馮鄴仙疏稱大成秉志清忠潔已愛民何得與登撫並論甲戌春賊平東撫朱公首叙大成辦賊功謂

當日緩逮數旬則賊鯨鯢矣特旨寬赦謫戍嶺南海寇劉香老作亂粵督大懼夜扣戶求策大成曰賊勢方驕且按舟不出移檄福帥鄭君急發援師出其不意一鼓可擒也督曰非彼汎地安能遽至大成曰彼素知不佞當手書招之彼見不佞身陷危城來必速遂馳書鄭帥覽畢隨調舟師直逼賊舟賊不及備遂擒之督襲爲已功竟不得叙庚辰部叙大成甘肅功上追念勤勞詔除伍還鄉中樞薦知兵者起戎政侍郎辭不就壬午夏取生平詩文奏疏條議

機密諸藁悉火之曰國事去矣一生痴夢有何益哉閉戶數日家人子女皆不得見易簣時獨召四子金門下士十七人環侍更衣冠端坐而逝大成自乙丑脫璫禍後專注性天視生死若浮漚及謫粵名公學士競執弟子禮賜環卽入浙之橫山建光明臺與二三知己翛然將終老焉鄉士大夫思慕之三往迎乃歸散先世業賑粥救荒創竹西書院于馴象門外集四方貧士講學冀于詩書中成就後進與京兆張二無銀臺馮鄴仙輩登座子夜衡文名曰觀

社供億三百餘人士有內顧憂者更送給薪米令勿出館  
雖父兄之恤子弟未有若是之勤且切也其後社中成進  
士者七十三人餘以舉貢成名甚衆及歿識與不識莫不  
流涕焉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不在于草野之盜而在于廟廊之黨  
去草野之盜易而去廟廊之黨難此先生所以有功受罰  
幾至殺身也當其時豈無明主在上哉良由朋黨之熾如  
火燎原不可向邇卒至社稷傾覆君亡臣虜而後已悲哉

